**《印度之佛教》**

**第十七章 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

**第一節 秘密思想之濫觴[[1]](#footnote-1)**

（pp.305-310）

上宗下證法師 指導

學生 釋長定 編輯

2016.4.18

**壹、概述密教與密咒**

**（壹）關於密教**

佛元八世紀以降[[2]](#footnote-2)，秘密教日見[[3]](#footnote-3)風行[[4]](#footnote-4)，[[5]](#footnote-5)以身、語、意三密相應行，求得世、出世之成就果也。

**（貳）關於咒法**

密咒遠源[[6]](#footnote-6)於吠陀之咒術，信咒語有神秘之能力；藉[[7]](#footnote-7)表徵[[8]](#footnote-8)物與咒力，以利用神鬼[[9]](#footnote-9)精魅[[10]](#footnote-10)，俾[[11]](#footnote-11)達其目的。表徵物及密咒，乃至身體之動作，常若有神力於其間[[12]](#footnote-12)者。

**（參）密教與咒法的關聯**

咒法之作用，分「息災」、「咒詛」、「開運」，或加「幻術」為四類，此與秘密教之「息災」、「調伏」、「增益」，大致相同。

**貳、秘密思想的發啟**

**（壹）印度文明的四吠陀**

原印度文明以《梨俱吠陀》為本；次組織補充之，成為《沙磨》、《夜柔》二吠陀。是三者，雖崇事[[13]](#footnote-13)神權[[14]](#footnote-14)，而末流[[15]](#footnote-15)成「祭祀萬能」，意象[[16]](#footnote-16)尚稱高潔[[17]](#footnote-17)，總名之曰「三明」。別有《阿闥婆吠陀》，以咒術為中心，乃鬼魅幽靈之崇拜，用以適應低級趣味者。

**（貳）「根本佛教」嚴禁咒術**

釋尊出世，斥[[18]](#footnote-18)婆羅門「三明」，而猶略事[[19]](#footnote-19)含容[[20]](#footnote-20)。於咒法、幻術，則拒之唯恐不及[[21]](#footnote-21)。《（p.306）雜阿含》云：「幻術皆是誑法，令人墮地獄」[[22]](#footnote-22)。巴利藏之《小品》，《三明經》[[23]](#footnote-23)，《釋塔尼波陀經》，並嚴禁之。[[24]](#footnote-24)

**（參）「原始佛教」包容咒術**

**一、經律中雜入咒術**

其後，〈阿含〉、〈毘奈耶〉間有雜入，然見於現存經、律者，以治病為主。[[25]](#footnote-25)

**二、法藏部始傳「咒藏」**

佛滅二百年，分別說系之法藏部，推尊目連，盛說鬼神，始傳有「咒藏」之說。[[26]](#footnote-26)

**（肆）「大乘佛教」成密教盛行之機**

**一、引言**

大乘佛教與秘密，無必然之關係，然大乘佛教之興起，則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

**二、詳論**

**（一）他力加持**

大乘仰望聖者功德之崇高，昔之世、出世善，並由自力以致之者，今則佛力無量，菩薩願大，他力加持之思想乃勃興[[27]](#footnote-27)。

**（二）佛天合化**

**1、通說流變**

**（1）普入六道而示跡**

菩薩遍入六道，龍、鬼、夜叉中，自應有菩薩存在。

**（2）龍天護教而傳法**

而佛弟子之編集遺聞[[28]](#footnote-28)，融攝世俗，既以魔王及外道師宗多菩薩之示跡，又以天、龍、夜叉之護法，而謂傳自夜叉或龍宮。

**2、特明「夜叉」**

**（1）開宗**

魔王、外道、天、龍、夜叉與菩薩同化之傾向，日益[[29]](#footnote-29)顯著。如梵童子之與文殊，因陀羅之與普賢，摩醯首羅天成佛之與大自在天，其顯例也。

其中，尤以夜叉為甚。

**（2）明義**

**A、夜叉於經中的地位**

◎夜叉本為達羅維荼民族之神群。

◎佛世傳有金剛力士護佛，[[30]](#footnote-30)《密跡經》即謂其為大菩薩，以護持千佛之佛法而示現夜叉者。

◎說《十地經》之金剛藏，亦夜叉之一。

**B、「夜叉」所產生的影響**

**（A）與密咒交關**

《大智度論》（p.307）謂夜叉語音[[31]](#footnote-31)隱密[[32]](#footnote-32)雜亂[[33]](#footnote-33)不易知， [[34]](#footnote-34)此與密咒之密有關。

**（B）契合真常論**

夜叉手執金剛杵，金剛乃常住不壞之寶物，因與真常論特相契合[[35]](#footnote-35)。

**（C）夜叉菩薩化**

自中印法難，安達羅王朝之文化大啟，大乘由此而勃興，夜叉即於此菩薩化。

**（D）傳密法之人**

後之傳密法者，謂龍樹開南天竺鐵塔，見金剛薩埵而後傳出；密典多以秘密主或金剛手為當機者，其間之關係，固[[36]](#footnote-36)顯然[[37]](#footnote-37)可見也。

**3、結成**

大乘佛教之演化為密教，雖千頭萬緒[[38]](#footnote-38)，而菩薩與外道、龍、鬼、夜叉之合化[[39]](#footnote-39)，為一特要之因素也。

**（三）字門陀羅尼**

**1、總明**

《般若》、《華嚴》之字門陀羅尼，[[40]](#footnote-40)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

**2、別述**

**（1）起始──大眾部之「苦言能助道」**

大眾部「苦言能助」，開音聲佛事之始。[[41]](#footnote-41)

**（2）演變──字門陀羅尼之用**

**A、初乃證真之方便**

至字門陀羅尼，則藉字母之含義，聞聲[[42]](#footnote-42)思義[[43]](#footnote-43)，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如「阿」字是「無」義，「不」義，聞唱阿字，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

**B、繼則真常之顯現**

其初，猶以此聞聲顧義為悟入實相之方便，繼則以文字為真常之顯現[[44]](#footnote-44)，以之表示佛德及真常之法性矣。

**（3）結成──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

以此，昔之密咒，用以為「息災」、「調伏」、「增益」，後則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便。「阿字本不生」，固為其重要理論之一。[[45]](#footnote-45)

**3、兼論：「初期大乘經」中的弘教者與密咒**

**（1） 關於「弘教者」──多為「人身」**

（p.308）龍鬼神秘之思想，雖逐大乘道而漸盛，然初期大乘經中，助佛揚化及受化者，多為人身菩薩，猶[[46]](#footnote-46)以入世利生，深智悟真為本。

**（2）關於「密咒」──非成佛道；多為增附**

**A、護法之用，非能成道**

此期之經典，密咒之成分漸多，然多用以護持佛法，未視為成佛之道。

**B、多為後代增附**

且此項密咒，亦多後代增附之。

◎如《般若經》本無咒，雖說「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是一切咒王」，實以喻讚般若之特尊[[47]](#footnote-47)。後人集出〈學觀品〉要成《般若心經》，則加以「即說咒曰」云云。[[48]](#footnote-48)

◎《法華經》本無咒，而〈囑累品〉以後之附編者，有〈陀羅尼品〉。[[49]](#footnote-49)

◎《仁王經》、《理趣經》本無咒，唐譯則有。[[50]](#footnote-50)

※凡此皆足以見初期大乘之猶未大濫[[51]](#footnote-51)也。

**（四）瑜伽行觀**

**1、提要**

密教亦稱瑜伽教，與瑜伽者之關切[[52]](#footnote-52)特深。

**2、詳辨**

**（1）解脫之正道──三學八正道**

◎詳解脫之道，唯八正道，即三增上學。以正見、正思之慧學為眼目，以正語、正業、正命之戒學為足。必心懷明潔[[53]](#footnote-53)，行止[[54]](#footnote-54)無瑕[[55]](#footnote-55)，而後以勇猛精進心，因正念以入正定（定學）。止觀相應，乃得斷惑證真。

◎斷證有賴於禪定，而佛法不以禪定始[[56]](#footnote-56)，亦不以禪定為尚[[57]](#footnote-57)，取其攝心[[58]](#footnote-58)明淨[[59]](#footnote-59)而已。否則，離戒、慧以入禪，未有[[60]](#footnote-60)不落魔外蹊徑[[61]](#footnote-61)也。

**（2）修持之偏門**

**A、習定之法**

**（A）佛世之正授──繫心入定**

佛世言禪定，推二甘露門（p.309），此皆印度常行之禪法，而佛資[[62]](#footnote-62)以為攝心之門。初以不淨觀，厭心切者多自殺，乃教以安般念，即以調息為方便而繫心入定。[[63]](#footnote-63)

**（B）後世之邪行**

◎「風」、「脈」等瑜伽，即此安般之餘，而戀世心切[[64]](#footnote-64)者，末流乃與方士[[65]](#footnote-65)家言合轍[[66]](#footnote-66)。靜居[[67]](#footnote-67)入禪[[68]](#footnote-68)，其戒行不淨，慧眼不明，動機不正，或不善用心者，常有種種身心病生，有種種可喜可怖境界現前。

※正本[[69]](#footnote-69)清源[[70]](#footnote-70)，莫如戒、慧。

◎或者不務[[71]](#footnote-71)本[[72]](#footnote-72)而逐末：

懸[[73]](#footnote-73)聖賢像，善神像，燒香散華以求護衛者有之。

論宿曜吉凶[[74]](#footnote-74)，時日[[75]](#footnote-75)祥忌，山水利害，以求解免[[76]](#footnote-76)者有之。

藉咒力、表徵物，請護法神以驅鬼魅者有之。

※禪病[[77]](#footnote-77)日深，神秘之風日熾[[78]](#footnote-78)。

**B、六念之法**

**（A）佛世之正授──正念除畏**

◎昔佛之世，弟子以不見佛為苦，夜行獨居而有怖畏者，佛嘗[[79]](#footnote-79)教以念佛、念天。念佛陀之智慧慈容；或念行善者必昇天，我既行善，復何所畏！[[80]](#footnote-80)以此強其意志，慰其脆弱之心。

◎禪者怖畏多，念佛乃為其要行，發為念佛三昧。不僅念佛之悲智，而多念佛之相好，住處之莊嚴（淨土）；求於此三昧中，佛為現身說法。[[81]](#footnote-81)所念者不僅佛陀，諸菩薩亦為觀想之境。[[82]](#footnote-82)

**（B）後世之邪行──佛天混融**

迨[[83]](#footnote-83)佛與天混融[[84]](#footnote-84)之勢[[85]](#footnote-85)成，觀想夜叉等為本尊而求成就之密法乃[[86]](#footnote-86)出。

**3、結義**

瑜伽師初出「虛妄唯識論」，又伴[[87]](#footnote-87)「真常唯心論」而大出密法。南北瑜伽者合流[[88]](#footnote-88)（p.310），三密瑜伽之教乃盛行矣！[[89]](#footnote-89)

第二節 秘密教之傳布

（pp.310-320）

**壹、依古傳明密乘之始肇**

**（壹）雜說紛紜**

◎秘密法雖逐大乘而起，然獨立而成所謂呾特羅[[90]](#footnote-90)乘，則遠在其後。

◎密乘學者欲託古以自厚，乃謂昔已有之，且大宏於龍樹。於佛教名德，如提婆、無著輩，莫不引以為密乘大師。

※傳說之紛雜[[91]](#footnote-91)，亦已[[92]](#footnote-92)極[[93]](#footnote-93)矣！

**（貳）辨示淵流**

**一、敘諸傳之同異**

**（一）藏傳之「四部」說**

西藏傳密乘有「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四部。

**（二）對應漢傳等之說**

◎我國舊傳之密乘而流入日本者，有「胎藏」、「金剛」二大部，此二與「行部」、「瑜伽部」相當。

◎「無上瑜伽部」後出，始宏於波羅王朝，趙宋曾譯出數部，間有被禁不行者。[[94]](#footnote-94)

◎「事部」則與日本所謂二大部外之「雜密」者大同。

**二、明「事部」乃初型**

**（一）約「理、事」顯**

**1、約理論辨**

自理論言之，

◎「胎藏界」明本具之真常心性；[[95]](#footnote-95)「金剛界」則詳於真常本淨性之修顯，並與「真常唯心論」之大義合。

◎「雜密」則罕言理性，其修無相瑜伽，亦即妄以明空，不與天色身觀相合，真常之色彩不深。

**2、約事相辨**

**（1）就「組織」而論**

言組織，「雜密」常聚佛、菩薩、鬼神於一堂，未若「胎藏界」等組織嚴密（p.311），秩然有序。

**（2）就「行法」而論**

其行法中，結壇場，重供設，誦咒、結印，詳於事相而略觀想。

**（3）就「本尊」而論**

其觀想本尊，則召請一外來之本尊而觀之，修畢則送之還，未直觀自身即佛也（大都如此）。

**（二）約「傳譯」顯**

於秘密教之發展中，「事部」乃其未臻[[96]](#footnote-96)圓熟[[97]](#footnote-97)之初型，其流出實先於「真常唯心論」之盛行。佛元七世紀之末（晉永嘉中），帛尸梨密多羅即以善持咒術稱，來華譯出《孔雀明王》、《灌頂神咒經》矣[[98]](#footnote-98)。[[99]](#footnote-99)

**（三）約「人地」顯**

**1、總說**

初期之「雜密」，與北印之瑜伽師有關。

**2、別述**

**（1）漢藏傳說**

◎《西域記》謂北印烏仗那人，「特閑咒術」；[[100]](#footnote-100)秣底補羅亦以深閑咒術著稱[[101]](#footnote-101)。[[102]](#footnote-102)

◎西藏傳僧護以前，秘密法不無流行，烏仗那人多有得持明位者。

**（2）中土初期的傳譯者等**

初期來華傳譯密典與精閑咒術者，多北印及西域之龜玆人。

龜玆之帛尸梨密多羅，善持咒術，無論已。

佛圖澄姓帛，再到罽賓，亦「善誦咒術，能役使鬼神」。[[103]](#footnote-103)

餘如北印菩提流支之兼工咒術，[[104]](#footnote-104)烏場（即烏仗那）之那連提耶舍，健陀羅之闍那崛多，且於隋世廣出咒典。

**3、結示**

沿雪山而住之瑜伽師，內有所見於定境，外有所取於民俗之咒術，以之自護，以之教他，「事部」乃漸行。

**貳、約「四部」明**

**（壹）關於「事部」**

**一、檢視傳錄**

**（一）引言**

密乘之流布，常途[[105]](#footnote-105)多託[[106]](#footnote-106)始於龍樹，其初指《大日經》而言，[[107]](#footnote-107)請一論龍樹師資[[108]](#footnote-108)（p.312）之傳承。

**（二）闡述**

**1、與龍樹相關者**

**（1）中土所傳**

◎什公來華，惟傳龍樹、提婆，青目等之傳承不明。

◎《付法藏傳》謂提婆弟子羅睺羅[[109]](#footnote-109)；真諦傳羅睺羅以常、樂、我、淨釋八不，[[110]](#footnote-110)性空者之轉入真常，可考見者，自此人始。[[111]](#footnote-111)

**（2）西藏所傳**

◎西藏傳羅睺羅弟子有龍友，龍友弟子僧護。龍友之與龍樹，傳說頗為紊亂[[112]](#footnote-112)。

龍友之師為羅睺羅（跋陀羅），俗乃傳龍樹之師亦為羅睺羅，其訛傳[[113]](#footnote-113)蓋[[114]](#footnote-114)可想見。

◎又傳說與提婆同時，有本名如來賢而稱為龍叫（即《楞伽經》中之龍猛）[[115]](#footnote-115)者，弘傳唯識中道。

※龍友、龍叫與龍樹之傳說相雜[[116]](#footnote-116)，而後有龍樹傳密之說。[[117]](#footnote-117)

**（3）辨明古說**

以各種記載觀之，龍友弟子僧護時，「行部」始顯然流行於世。

**2、與龍智之相關者**

◎有龍智者，傳為龍樹弟子。或言玄奘於北印礫迦國所見之長壽婆羅門，即龍智其人。[[118]](#footnote-118)

◎略後，勝天弟子毘流波，月稱弟子護足，亦從龍智學。[[119]](#footnote-119)

唐開元來華之三大士，並自稱受學於龍智。

※密學之盛，與此老關係之深，可以見矣！

◎龍智年壽極長，傳出龍樹，殆[[120]](#footnote-120)即龍友或龍叫弟子歟[[121]](#footnote-121)！

**二、判定傳承**

「事部」乃咒法發展之雛形[[122]](#footnote-122)，其融攝真常之深理，以三密為行法，組成事理圓具之密典，疑即龍叫、龍智其人。

**（貳）關於「行部」與「瑜伽部」**

**一、關於流行之時地**

**（一）流傳的時代**

◎「行部」之《大日經》流行較早，以「菩提心為因，大悲為根本，以方便而（p.313）至究竟」三句義為大本[[123]](#footnote-123)。[[124]](#footnote-124)明十緣生句，頗類於《般若》之說。[[125]](#footnote-125)然菩提心指自心本具真常性德，方便則多明隨機[[126]](#footnote-126)適[[127]](#footnote-127)化之行，[[128]](#footnote-128)可謂真常化之《般若》也。

◎「瑜伽部」之《金剛頂經》，明五智[[129]](#footnote-129)成身，[[130]](#footnote-130)蓋[[131]](#footnote-131)後於「唯心論」之盛行。

**（二）流行的區域**

**1、依事明**

「行部」、「瑜伽部」之流行，已漸自北印而移入南中。

◎後期之性空者，佛護、清辨宏法於南印，並轉入密乘。

《西域記》謂清辨入那羅延窟，實即學密之謂。[[132]](#footnote-132)

中印之月稱、智藏，下至靜命、蓮華戒，亦無不學密。

◎無著學系之遊化南中者，如陳那、護法、法稱輩，西藏並傳其與密有緣。

◎唐代來華之傳譯密典者，亦以南印，尤以中印度為多。[[133]](#footnote-133)

**2、約理辨**

蓋時秘密之思潮[[134]](#footnote-134)，立本[[135]](#footnote-135)於真常、唯心、圓融、秘密、他力、頓成，融「性空」與「唯識」之學而無所不可。空、有之交諍，僅供秘密者之莊嚴而已。初無所偏於二家，其力[[136]](#footnote-136)崇[[137]](#footnote-137)中觀，則以龍智而下，性空者多入密有以[[138]](#footnote-138)致[[139]](#footnote-139)之。[[140]](#footnote-140)

**二、關於思想的流變**

**（一）通說：佛梵綜合之俗化**

「行部」與「瑜伽部」之成立，在融攝世俗邊[[141]](#footnote-141)，可謂佛梵之綜合，此於「胎藏界」、「金剛界」之曼陀羅可知。

**（二）詳究：中心崇拜之轉變**

**1、從出家轉而在家**

**（1）舉事例**

惟其中有可注目[[142]](#footnote-142)者，即以在家菩薩（天人）形之大日如來為中心，以金剛手等護翼[[143]](#footnote-143)之，釋迦及阿羅漢等，則退列於外圍。

**（2）明病徵**

◎蓋（p.314）以密者之見，印度之羣神，自其本地言之，並佛、菩薩之示現，為大日如來之內眷屬、大眷屬。應化身之釋迦及其眷屬，轉望塵而莫及[[144]](#footnote-144)。

◎以在家菩薩為中心，本大乘佛教必至[[145]](#footnote-145)之勢[[146]](#footnote-146)。顯教之文殊、淨名，以及諸大菩薩，無不[[147]](#footnote-147)有越[[148]](#footnote-148)出家聲聞眾而上之之概[[149]](#footnote-149)。[[150]](#footnote-150)

惟秘密者以在家佛教之立場，不能發為入世[[151]](#footnote-151)濟眾[[152]](#footnote-152)之行，而融合世俗之神教，猶敢輕[[153]](#footnote-153)究竟之解脫道，唱釋迦不得成就，請教於天上之大日如來而後能證入之說，不能無感於尊卑[[154]](#footnote-154)之倒置[[155]](#footnote-155)耳[[156]](#footnote-156)！

◎舊傳羅睺羅跋陀羅，即婆羅門學者娑訶羅，而龍智亦一長壽婆羅門。此時之佛教，常以佛化之婆羅門學者為其先導[[157]](#footnote-157)，其精神固[[158]](#footnote-158)已非僧非俗，亦佛亦梵矣！

**2、從人形轉而鬼神**

◎雖然，「行部」與「瑜伽部」，猶以人形之大日如來為中心也。

次以密乘行者，於「胎」、「金」之圓融大法界中，特契[[159]](#footnote-159)於金剛明王。以大貪樂為攝引，大忿怒為折伏；大貪、大瞋、而大慢，觀自身即本尊而修之。其中心之崇拜，為羅剎、夜叉，求其如大日如來之人形，亦不易得矣。

※於此，吾人[[160]](#footnote-160)於古人之心境，似應有所諒解[[161]](#footnote-161)也。

**三、結明：法失真則心沉淪**

**（一）印度崇神之文化**

印度為神之世界，一切在神秘氛圍[[162]](#footnote-162)中。初以佛教之行而少衰[[163]](#footnote-163)，中（p.315） 印法難後，又漸復其繁榮。

**（二）大乘攝俗而失本**

**1、時代思潮的影響**

佛教以大乘入世之融攝，多少傾向於他力。

迨[[164]](#footnote-164)笈多王朝興，印度教學者以梵我論為本，予[[165]](#footnote-165)人格神以論理之根據，增強濕婆、毘紐、梵天之信仰；下至一切世俗迷信，無不兼收並蓄[[166]](#footnote-166)，蔚[[167]](#footnote-167)成時代潮流。以反吠陀而興之佛教，對此能無切身[[168]](#footnote-168)之感乎！

**2、應機同流汙本源**

◎聲聞之解脫行，不足以應[[169]](#footnote-169)群機[[170]](#footnote-170)，亦不足以暢佛懷。

入世之菩薩行，雖理論已極於性空緣起，而菩薩僧之不立，政教[[171]](#footnote-171)形勢[[172]](#footnote-172)之限制，亦難以成入眾利濟之行。大乘唯有趨[[173]](#footnote-173)於隨機適應，專精禪思發通以濟眾之途。自性空以入形而上之妙有，自力以入他力，緣起以入唯心，無神而入有神，固有意無意而開始轉變者。馴致[[174]](#footnote-174)形成梵佛之綜合，一反根本佛教之精神。

◎然創始[[175]](#footnote-175)轉化者，似未嘗不知之。

《深密經》明說為**五事**不具之鈍根，說依他自相有。[[176]](#footnote-176)

《楞伽》明真常唯心，而謂：「若說真實者，心即無真實。[[177]](#footnote-177)言心起眾相， 為化諸愚夫」。[[178]](#footnote-178)

《大日經》明秘密法，而謂：「劣慧不能堪，且存有相說」。[[179]](#footnote-179)

古人非不知之，特欲以此為方便，攝世俗以向佛耳。其如始簡終鉅[[180]](#footnote-180)，真常、唯心、神秘之說，與生死心積習[[181]](#footnote-181)相應，乃一發而不可收拾也。

**（參）關於「無上瑜伽部」**

**一、承先啟後**

◎（p.316）前三部之流行，笈多朝以來三百餘年事也。

◎若「無上瑜伽」，則後弘於波羅王朝。

自伐彈那王朝傾覆[[182]](#footnote-182)，中印大亂，佛教之勢轉衰。有波羅王朝興，佛教乃賴以偏安[[183]](#footnote-183)五百年，而成一異樣之繁榮。

**二、詳述流布**

**（一）波羅王朝及其護佛事跡**

◎東方有瞿波羅王，起而統一藩伽羅國，西取摩竭陀等地，創波羅王朝。王朝相承，凡十八世。夜叉波羅王為大臣羅婆斯那所篡，王朝遂亡。此十八世、五百年間，崇信佛法，歷世不替[[184]](#footnote-184)。其尤竭誠[[185]](#footnote-185)護持者，凡七世，稱「波羅七代」。

◎七代中，第四世達摩波羅王時，國力最盛，曾擴展至曲女城，於佛教之護持亦最力。王於那爛陀寺附近，建歐丹富多梨寺。又於北近建毘玖摩羅尸羅，即有名之超岩寺。道場百八，規模宏大，視[[186]](#footnote-186)那爛陀之八院三百房而過之，遂奪那爛陀之席，而超岩成最高之學府矣。

**（二） 「無上瑜伽」的流布**

**1、通說**

於此波羅王朝，一類「無上瑜伽」，**初非人間所有者**，始由密乘學者次第傳出。

**2、辨明**

**（1）起始者**

初有毘流波者，出那爛陀座主勝天之門，後從[[187]](#footnote-187)龍智學而得悉地。

**（2）中繼者**

◎自後，曇毘醯流迦、婆日羅犍陀等，相繼得道。

◎又有婆婆波、婆羅波、俱俱囉羅闍、喜金剛等出，並宏「瑜伽」及「無上瑜伽」五部。如《集密》、《歡喜金剛》、《明點》、《幻化母》、《閻摩德迦（p.317）》等，均先後流布。

◎及喜金剛弟子檀毘醯盧迦，又傳來《佛頂輪》、《救度母輪》等，

「無上瑜伽」已大體[[188]](#footnote-188)備矣。

**（3）佛元12世紀後的概況**

**A、 第四世王的情形**

**（A）超岩寺內之流**

佛元十二世紀後期，達磨波羅王在位，建超岩寺，密乘之勢益盛。

◎王於《現觀莊嚴》派之師子賢，弟子智足，特加欽崇[[189]](#footnote-189)，而密乘與「隨瑜伽行」之中觀師，相涉乃益深。

智足遍宏前三部，及五種內道呾特羅，於《集密》之解釋尤[[190]](#footnote-190)工[[191]](#footnote-191)。然與護足之舊傳有異，《集密》因有所謂「龍猛傳」及「智足傳」之兩大流也。

◎繼智足而為超岩寺主者，有然燈賢等十一人，通稱「調伏法呾特羅阿闍梨」。蓋皆維持智足之統[[192]](#footnote-192)，專宏《勝樂》、《閻摩》、《明點》、《歡喜金剛》、《集密》等無上瑜伽者。

**（B）超岩外之流**

超岩外之密乘學者亦不少，如寂友之通前三部，覺密、覺寂之通前三部而特精「瑜伽部」，皆其著者。

**B、第七世王的情形**

第七世摩醯波羅王時，毘睹波始傳來《時輪金剛》，其徒時輪足宏之。

※密乘之學，發展乃至矣盡[[193]](#footnote-193)矣[[194]](#footnote-194)。

**C、第十一世王的情形**

◎十一世荼那迦王之時，名德[[195]](#footnote-195)濟濟[[196]](#footnote-196)，超岩極一時之盛，有「六賢門」出。東則寶作寂；南則智生慧；西則自在語稱；北則那露波，次以覺賢；中則寶金剛及智吉祥友。

◎六賢皆博[[197]](#footnote-197)曉五明，專宏密乘，於無上瑜伽之《勝樂》，（p.318）尤所致意[[198]](#footnote-198)。

**D、其後的盛況與衰微**

◎其後座主之佼佼[[199]](#footnote-199)者，有阿提峽師資，那露波師資等，以十七世羅摩波羅王朝之無畏現護為斯學之殿軍[[200]](#footnote-200)。

◎王朝多故，教界落寞，餘勢[[201]](#footnote-201)已奄奄[[202]](#footnote-202)欲息矣！

**參、綜觀結義**

**（壹）總說**

綜觀密教發展之勢，即鬼神崇拜而達於究竟。

**（貳）別論**

**一、事部：解脫之佛陀主，攝外**

「事部」本為次第錯雜[[203]](#footnote-203)之傳出，後人嘗董理[[204]](#footnote-204)而統攝之，分「佛部」（上）、 「蓮華部」（中）、「金剛部」（下）之三部。

「佛部」以釋迦為部尊，文殊為部主；

「蓮華部」以阿彌陀為部尊，觀世音為部主；

「金剛部」以不動為部尊，金剛手為部主。

雖意在融攝鬼神，而尊卑之勢猶存。

此三部，就其所重而言之，則佛部為解脫相之佛；蓮華部為慈悲相之菩薩，金剛部為忿怒相之鬼神。世人之所崇事[[205]](#footnote-205)，唯此三類而已。此亦即以釋迦、文殊之大乘深智，融西（北）方彌陀、觀音之慈悲柔和，東（南）方不動、金剛手之方便雄猛也。

**二、行部、瑜伽部：悲和之菩薩主，融外**

**（一）行部**

◎「行部」承之，綜合為三部，然「佛部」之釋迦，轉化為在家菩薩（天人）相之大日如來，秘密教為之一變。

※化出家佛為在家佛，以為重人可，以之為重天尤當。

◎其曼陀羅中臺作八葉蓮華形以象[[206]](#footnote-206)心，中為大日如來，四方為四佛。

**（二）瑜伽部**

◎「瑜伽部」即五方五佛說而開為五部──「如來」、「寶」、「蓮華（p.319）」、「業」、「金剛」。[[207]](#footnote-207)

◎其曼陀羅依月輪心中五智成五佛，一一出三輪身。即以大日（中）、不動（東）、寶生（南）、彌陀（西）、不空（北）──五佛為自性輪身。普賢、文殊、虛空藏、觀自在、金剛業──五菩薩為正法輪身。不動金剛、降三世、軍荼利、六足（即閻摩德迦）、大夜叉金剛──五大明王為教令輪身。

**三、無上瑜伽：貪瞋之鬼神，同外**

◎「行部」以三而啟五，「瑜伽部」明五以含三。以如來部為最勝，而如來為在家菩薩形，僧俗之形雖倒，人鬼之敘未失也。

◎嗣以學者特重金剛之調伏，乃流出《集密》、《勝樂》、《閻摩》等無上瑜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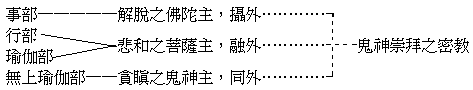
◎然諸部獨立，頗有無統之感。

或謂五部統以金剛持之第六部，即以金剛持為最勝；亦即離去天人相之菩薩，而以鬼神夜叉之忿怒身為所崇，秘密教又一變。

或謂波羅王朝時，國難、教難相逼俱來，故特重金剛之雄猛法以制之。教法當機，義或近之。

雖然，國難、教難，五大金剛其能救之乎！[[208]](#footnote-208)

（p.320）



第三節 秘密教之特色

（pp.320-325）

1. **概述一二**

**（壹）略說**

密教多特色，承固有之傾向而流於極端者有之，融攝外道者有之。若以一言而罄無不盡者，則以「世間心為解脫」是已。

**（貳）舉例**

**一、流於極端者──以師命為尊**

信師長達於極端，即自身妻女亦奉獻而不疑。師命之殺，不敢不殺；命之淫不敢不淫，此婆羅門所固有（讀《央掘魔羅經》可知）[[209]](#footnote-209)，後期佛教所取用者也。

**二、融攝外道者**

**（一）事火**

◎佛斥外道之事火，而教以事根本火（供養父母）、居家火（供養家屬）等。[[210]](#footnote-210)

◎密乘學者又轉而事火（護摩）：求子、求財、求壽、求官，一切無不於火中求之，而酥、蜜、衣服、珍物，悉舉以供火之一炬，將以求其大欲也。

**（二）供奉**

◎佛世以依教奉行為最勝之供養，佛後亦供以燈明、香、華（p.321）等而已。[[211]](#footnote-211)

◎密教以崇拜者為鬼神相，其供品乃有酒、肉。有所謂「五甘露」者，則尿、屎、骨髓、男精、女血也。更有「五肉」者，則狗肉、牛、馬、象及人肉也。以此等為供品而求本尊之呵護[[212]](#footnote-212)，亦可異[[213]](#footnote-213)矣！[[214]](#footnote-214)

1. **詳明要義**

**（壹）引言**

且置此等瑣屑[[215]](#footnote-215)事，試一[[216]](#footnote-216)言其要義。

**（貳）闡述**

**一、心餘力絀之天慢**

**（一）標舉**

一、**心餘力絀[[217]](#footnote-217)之天慢**：

**（二）辨釋**

1、**循其思想之所自**

◎密教以修天色身為唯一要行，念佛三昧之遺[[218]](#footnote-218)意也。

自佛天合化[[219]](#footnote-219)，佛菩薩既示現天神身，龍鬼、夜叉亦多天而實佛、菩薩 之示現。觀此天等之相好莊嚴，此自世俗假觀而來。[[220]](#footnote-220)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己身、天（即佛之示現）身之實性，此自勝 義空觀來。

◎此二觀，初或相離[[221]](#footnote-221)而終復合一，以身、語、意三密修之，即手結印契，口誦真言，意觀本尊之三昧耶，或種子，或本尊之相好，求佛天加持而有所成就。

**2、探其動機之所出**

◎若直觀佛相，觀成而佛為現身說法，顯教大乘亦偶[[222]](#footnote-222)有之。然秘密者意不在此，雖或前起本尊，而要在信自己為本尊，觀己身為本尊，本尊入我中，我入本尊中，相融相即而得成就。天慢者，即以佛、菩薩自居。

◎此由他力念佛之渴望救護，自力念佛之我佛平等，極卑、極慢之綜合，而以三密行出之。

一切法真常本淨，不應妄自菲（p.322）薄，應有堅強之天慢。自身即佛，而未嘗[[223]](#footnote-223)不自感其無能，乃唯求本尊之三密加持。

◎質言[[224]](#footnote-224)之，信得自身即佛，而求諸佛三密加持力以實現之。

※此與初期大乘經論，信有成佛之可能，而但可於智深悲切之大行[[225]](#footnote-225)中得之，精神之相去遠矣！

**3、論其價值之所在**

秘密者修天慢而即身成佛，如乞兒以富有[[226]](#footnote-226)自居[[227]](#footnote-227)，衣食不給[[228]](#footnote-228)，乃卑辭[[229]](#footnote-229)厚顏[[230]](#footnote-230)以求富翁之賜予，俾與富人共樂耳！何慢之有？

**二、厭苦求樂之妙樂**

**（一）標舉**

二、厭苦求樂之妙樂：

**（二）標釋**

**1、循其思想之所自**

**（1）敘相違者**

◎出家聲聞弟子，視五欲如怨毒，以「淫欲為障道法」[[231]](#footnote-231)，固非在家弟子所必行。然以性交為成佛之妙方便，則唯密乘有之。

◎「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232]](#footnote-232)，大乘攝化之方便。方便云者，且以此引攝之，非究竟，亦非漫[[233]](#footnote-233)無標準也。

或者謬解「以樂得樂」，乃一反佛教之謹嚴[[234]](#footnote-234)樸質[[235]](#footnote-235)，欲於充滿欲樂中，成就究竟佛果之常樂。欲界欲樂中，淫樂最重，或者乃以此為方便，且視為無上之方便。惟是淫欲為道，密宗之舊傳我國而流入日本者，猶未嘗顯說，故每斥「無上瑜伽」之雙身法為左道[[236]](#footnote-236)密教。然特宏「無上瑜伽」之西藏喇嘛，則矜[[237]](#footnote-237)矜[[238]](#footnote-238)以妙法獨備於我已。

**（2）顯相從者**

**A、依事明所行**

**（A）總說**

平心論之，此即「欲為方便」之極端，固於前三部見其緒[[239]](#footnote-239)矣。

**（B）別明**

**a、與大乘法義相雜者**

所崇事者，天身之佛。天有明妃（天后），佛亦仿[[240]](#footnote-240)之而（p.323）有「佛母」、「明妃」，此即與「方便（悲行）為父，般若（智慧）為母」[[241]](#footnote-241)之大乘義相雜。 金剛以表雄猛折伏，蓮華以表慈和攝引，亦一轉而為生殖器之別名[[242]](#footnote-242)。

**b、與欲界欲事相順者**

密教所崇事之本尊，無不有明妃。「**事部**」則彼此相顧而心悅，「**行部**」則握手，「**瑜伽部**」則相擁抱，「**無上瑜伽**」則交合：此固順欲界欲事之次第而成立者。[[243]](#footnote-243)

**B、約理辨所非**

◎前三部雖有相視、相抱事，而行者每以表悲智和合等解之，然無上瑜伽則付之實行[[244]](#footnote-244)。衡[[245]](#footnote-245)以密者之說，則「三昧耶」為表象[[246]](#footnote-246)，「法」為觀想，「業」為實行，固表象獨是而觀想、實行之非耶？以秘密教之發展觀之，固不達此不止。

◎吾人以秘密教為佛之梵化、神化則可，尊信[[247]](#footnote-247)前三部而不信「無上瑜伽」則不可。何有智者，譽病入膏肓[[248]](#footnote-248)為健康，而歸死亡之責於臨終一念也！

**2、探其動機之所出**

**（1）正明行法之欲求**

**A、引言**

◎「**無上瑜伽**」者，以欲樂為妙道，既以金剛、蓮華美生殖器，又以女子為明妃，女陰[[249]](#footnote-249)為婆伽[[250]](#footnote-250)曼陀羅，以性交為入定，以男精、女血為赤、白二菩提心，以精且出而久持不出所生之樂觸為大樂。

※外眩[[251]](#footnote-251)佛教之名，內實與御女術同。

**B、論述**

**（A）通說**

凡學密者必先經灌頂，其中有「密灌頂」、「慧灌頂」，即授受此法者也。

**（B）別敘**

**a、密灌頂**

其法，為弟子者，先得一清淨之明妃，引至壇（p.324）場，弟子以布遮目，以裸體明妃供養於師長。師偕[[252]](#footnote-252)明妃至幕後，實行和合之大定，弟子在外靜聽之。畢，上師偕明妃至幕前，以男精、女血（甘露）即所謂「菩提心」者，置弟子舌端。據謂弟子此時，觸舌舌樂，及喉喉樂，能引生大樂云。以嘗師長授予之秘密甘露，名「密灌頂」。

**b、慧灌頂**

嘗甘露味已，去弟子之遮目布。為師者以明妃賜予弟子，指明妃之「婆伽」而訓弟子曰：此汝成佛之道場，成佛應於此中求之。並剴[[253]](#footnote-253)切[[254]](#footnote-254)誨[[255]](#footnote-255)以一切，令其與明妃（智慧）入定，引生大樂，此即「慧灌頂」。

《歡喜金剛》云：「智慧滿十六，以手相抱持，鈴、杵正和合，阿闍黎灌頂」，即此也。經此灌頂已，弟子乃得修「無上瑜伽」，其明妃可多至九人云。

**（2）結嘆餘風之難息**

西藏宗喀巴似有感於此道難行，故於「無上瑜伽」之雙身法，自灌頂以至修行，多以智印，即以觀想行之，[[256]](#footnote-256)然餘風[[257]](#footnote-257)猶未盡也。

**3、論其價值之所在**

◎解脫是所求，欲樂不欲棄，厭苦求樂而不知樂之即苦，乃達於淫欲為道。

◎或云：印度有遍行外道，於性交為神秘之崇拜，佛教之有此，欲用以攝此 外道也。

**三、色厲內荏之忿怒**

**（一）標舉**

三、色厲內荏[[258]](#footnote-258)之忿怒：

**（二）辨釋**

**1、循其思想之所自**

◎應折伏者，則折伏之，菩薩之行也。

◎密乘行者，特於「無上瑜伽」，其崇事之本尊，無不多首、（p.325）多手、多角，腳踹口咬，烈焰熾然[[259]](#footnote-259)，兵戈在握，雖善畫鬼者，亦難設想其可畏也。

※然以予視之，大丈夫一怒而安天下，猶非面目猙獰之謂，而況[[260]](#footnote-260)菩薩之雄猛乎！

**2、論其價值之所在**

◎龍樹菩薩引偈云：「若彩畫像及泥像，聞經中天及讚天，如是四種諸天等，各各手執諸兵仗。若力不如畏於他，若心不善恐怖他，是天一切常怖畏，是故智者不屬天」。[[261]](#footnote-261)力不如則失雄威[[262]](#footnote-262)，心不善則失慈悲，其不堪崇事，固明甚也。

◎密乘者以學出龍樹自居，而以猙獰[[263]](#footnote-263)之天形為所崇，不亦可以已[[264]](#footnote-264)乎！

**（參）總結病徵**

◎總之，秘密者以天化之佛、菩薩為崇事之本，以欲樂為攝引，以猙獰為折伏，大瞋、大貪、大慢之總和。

而世人有信之者，則以艱奧之理論為其代辯，以師承之熱信而麻醉[[265]](#footnote-265)之，順眾生之欲而引攝之耳。

◎察其思想所自來，動機之所出，價值之所在，痼[[266]](#footnote-266)疾[[267]](#footnote-267)其可愈[[268]](#footnote-268)乎！

第四節 印度佛教之衰亡

（pp.325-326）

1. **明因緣**

**（壹）內憂**

**一、述二由**

**（一）外以梵教復興，內與梵神同化**

佛元八世紀以來，佛教外以印度教之復興，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269]](#footnote-269)；內以「唯心」、「真常」、「圓融」、「他力」、「神秘」、「欲（p.326）樂」、「頓證」思想之泛濫，日與梵神同化。幸得波羅王朝之覆育[[270]](#footnote-270)，乃得一長期之偏安[[271]](#footnote-271)。

**（二）理則瑣屑玄談，行則迷信鄙劣**

然此末期之佛教，論理務[[272]](#footnote-272)瑣屑[[273]](#footnote-273)玄談[[274]](#footnote-274)，供少數者之玩索[[275]](#footnote-275)；實行則迷信淫穢[[276]](#footnote-276)，鄙劣不堪！可謂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國族。律[[277]](#footnote-277)以佛教本義，幾乎無不為反佛教者！

**二、舉事例**

聞當時王舍城外之屍林中，密者於中修起屍法（可以害人）者，即為數不少。

**（貳）外患**

**一、回教入侵**

佛教已奄奄一息，而又有強暴[[278]](#footnote-278)之敵人來。

佛元十四世紀初，阿富汗王摩訶末，率軍侵略印度，佔高附而都[[279]](#footnote-279)之，回教漸滲入印度內地。

相傳侵入者，凡十七次，每侵入，必舉[[280]](#footnote-280)異教之寺院而悉火之。佛教所受之損害，可想見也。

於是恆河、閻浮河兩岸，西至摩臘婆，各地之佛徒，改信回教者日眾。其佛教僅存之化區，惟摩竭陀迤[[281]](#footnote-281)東耳。

迨波羅王朝覆亡[[282]](#footnote-282)，回教之侵入益深，漸達東印，金剛上師星散[[283]](#footnote-283)。

**二、王室改宗**

不久，王室改宗，歐丹富多梨寺及超岩寺，先後被毀；即僅存之那爛陀寺，亦僅餘七十餘人。

**貳、敘時方**

◎佛教滅跡[[284]](#footnote-284)於印度大陸，時為佛元十六世紀。

◎佛教興於東方，漸達於全印，次又日漸萎縮而終衰亡於東方。

**參、興悲嘆**

吾人為印度佛教惜[[285]](#footnote-285)，然於後期之佛教，未嘗不感其有可亡之道也！

1. 濫觴：3.比喻事物的起源、發端。（《漢語大詞典》（六），p.183） [↑](#footnote-ref-1)
2. 以降：1.猶言以後。（《漢語大詞典》（一），p.1089） [↑](#footnote-ref-2)
3. 日見：2.一天一天地顯示。（《漢語大詞典》（五），p.542） [↑](#footnote-ref-3)
4. 風行：3.普遍流行；盛行。（《漢語大詞典》（十二），p.596） [↑](#footnote-ref-4)
5. （1）《大智度論》卷4〈1 序品〉（大正25，84c19-85a3）：「佛法有二種：一、祕密，二、現示。現示中，佛、辟支佛、阿羅漢，皆是福田，以其煩惱盡無餘故。祕密中，說諸菩薩得無生法忍，煩惱已斷，具六神通，利益眾生。」

   （2）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p.385–386）：

   在「大乘佛法」（及部派佛法）流行中，秘密化的佛法，潛滋暗長，終於成為「秘密大乘佛法」，廣大流行，為印度後期佛教的主流。發展，應有適宜於發展的環境，自身（大乘）也應有發展的可能，所以「秘密大乘」的發展，應從大乘與環境關係中去理解。秘密化的佛教，不論說是高深的，墮落的，或者說「索隱行怪」，但無疑是晚期佛教的主流，是不能以秘密而忽視的。在中國佛教史上，善無畏（Śubhakara-siṃha），金剛智（Vajra-bodhi），不空（Amoghavajra），在西元七一六──七七四年間，先後到中國來，傳授《大日經》，《金剛頂經》等法門。又傳入日本，被稱為「密教」，與「顯教」（「佛法」與「大乘佛法」）對稱。顯教與密教的名稱，可能是引用《大智度論》的。但《智論》所說的「顯[現]示」與「秘密」，指聲聞法與大乘法說；也可說是含容二乘的，與不共二乘的二類大乘。現在也稱之為「秘密」（guhya），雖是隨順舊來的名稱──「密教」，「密宗」，而主要是：這一系的佛教，有不許公開的秘密傳授，及充滿神秘內容的特徵。 [↑](#footnote-ref-5)
6. 遠源：1.謂遙遠的源頭（《漢語大詞典》（十），p.1131） [↑](#footnote-ref-6)
7. 藉：動詞。藉由，助於。（《漢語大詞典》（九），p.586） [↑](#footnote-ref-7)
8. 表徵：1.揭示，表明。（《漢語大詞典》（一），p.538） [↑](#footnote-ref-8)
9. 神鬼：迷信者所謂神靈和鬼怪。（《漢語大詞典》（七），p.869） [↑](#footnote-ref-9)
10. 精魅：妖精鬼怪。（《漢語大詞典》（九），p.226） [↑](#footnote-ref-10)
11. 俾（ㄅ一ˇ）：動詞。1.使。（《漢語大詞典》（一），p.1508） [↑](#footnote-ref-11)
12. 其間：1.其中；那中間。（《漢語大詞典》（二），p.103） [↑](#footnote-ref-12)
13. 崇事：1.尊奉敬事。（《漢語大詞典》（三），p.844） [↑](#footnote-ref-13)
14. 神權：1.指鬼神具有的支配人們命運的權力。常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所宣揚和利用。（《漢語大詞典》（七），p.890） [↑](#footnote-ref-14)
15. 末流：2.比喻事物的後來的發展狀態。（《漢語大詞典》（四），p.698） [↑](#footnote-ref-15)
16. 意象：亦作“意像”。1.謂寓意深刻的形象。（《漢語大詞典》（七），p.643） [↑](#footnote-ref-16)
17. 高潔：亦作“高絜”。1.高尚純潔（《漢語大詞典》（十二），p.659） [↑](#footnote-ref-17)
18. 斥：動詞。2.不用；排斥。（《漢語大詞典》（六），p.1052） [↑](#footnote-ref-18)
19. 略事：猶稍微。（《漢語大詞典》（七），p.1356） [↑](#footnote-ref-19)
20. 含容：1.容忍；寬恕。（《漢語大詞典》（三），p.228） [↑](#footnote-ref-20)
21. 不及：1.趕不上；來不及。（《漢語大詞典》（一），p.397） [↑](#footnote-ref-21)
22. 《雜阿含經》卷40（1118經）（大正2，296b3-20）：

    爾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即往至諸阿修羅眾中，語諸阿修羅言：「諸人！當知：我今疾病困篤，往詣釋提桓因所，求彼治病。彼語我言：『汝能授我阿修羅幻法者，當治汝病，令得安隱。』我今當往為彼說阿修羅幻法。」時，有一詐偽阿修羅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其彼天帝釋質直好信不虛偽，但語彼言：『天王！此阿修羅幻法，若學者，令人墮地獄，受罪無量百千歲。』彼天帝釋必當息意，不復求學，當言：『汝去！令汝病差，可得安隱！』」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復往帝釋所，說偈白言：「千眼尊天王，阿修羅幻術，皆是虛誑法，令人墮地獄。無量百千歲，受苦無休息。時，天帝釋語毘摩質多羅阿修羅言：「止！止！如是幻術，非我所須，汝且還去，令汝身病寂滅休息，得力安隱！」 [↑](#footnote-ref-22)
23. 《長部》卷13《三明經》（南傳6，256a4-257a4）：

    婆悉咤！三明諸婆羅門等，見彼日、月，其他眾人亦然。然而合掌向日、月上昇、沉下處祈禱、讚嘆、禮拜，而彼等〔三明婆羅門〕不能教示與之日、月合一之道，如次曰：「此是正道，此道是真實，欲解脫者行此道，得與日、月合一。」然，依如是，三明諸婆羅門，無任何一位親見彼梵天者；又，依如是，三明諸婆羅門之師，無有一親見梵天者；又，依如是，三明諸婆羅門，師中之師，無有一親見梵天者；又，依如是，溯至三明諸婆羅門之七代先師，無有一親見梵天者；然而三明諸婆羅門中，有創造咒文、讚歌之古仙人。今之三明諸婆羅門，唯依此等古仙人遺下之咒文、讚歌而讀誦、歌詠而已。例如：阿咤摩、婆摩、婆摩提婆、毘婆審咤、耶摩提伽、鴦耆羅、跋羅陀皤闍、婆悉咤、迦葉、婆咎──之古仙人，不曾如是言：『我等知此，我等見此──梵天之所在，梵天之來處，梵天之去處。』然而彼等三明諸婆羅門，實如是言：「我等所不知，我等所不見，然我等教示之與梵天合一之道，此實正道，此道是真實，欲解脫者行此道，得與梵天合一。」「婆悉咤！此，汝如何思惟耶？實既如是，三明諸婆羅門之所說，非成為無意義耶？」「尊，瞿曇！實然。如是三明諸婆羅門之所說，實無意義也。」 [↑](#footnote-ref-23)
24. （1）《摩訶僧祇律》卷19（大正22，377c22-25）：「毘陀羅呪者，若比丘為殺畜生，讀毘陀羅呪起死人，誦呪時，越毘尼心悔。心驚毛竪，越毘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毘陀羅呪。」

    （2）《中阿含經》卷47（178經）〈3心品〉《獵獅經》（大正1，724a14-28）：「阿難！若見諦人信卜問吉凶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信卜問吉凶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從餘沙門、梵志卜問吉凶相應，見有苦有煩，見是真者，必有是處。

    阿難！若見諦人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思、不可念乃至斷命，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或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千句呪，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必有是處。阿難！若見諦人受八有者，終無是處。」

    （3）《長阿含經》卷14（21經）《梵動經》（大正1，89b24-c18）：「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召喚鬼神，或復驅遣，種種𧞣禱，無數方道，恐嚇於人，能聚能散，能苦能樂，又能為人安胎出衣，亦能呪人使作驢馬，亦能使人聾盲瘖瘂，現諸技術，叉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沙門瞿曇無如是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為人呪病，或誦惡呪，或誦善呪，或為醫方、鍼炙、藥石，療治眾病；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呪水火，或為鬼呪，或誦剎利呪，或誦象呪，或支節呪，或安宅符呪，或火燒、鼠囓能為解呪，或誦知死生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瞻相天時，言『雨、不雨』，『穀貴、穀賤』，『多病、少病』，『恐怖、安隱』，或說『地動、彗星、月蝕、日蝕』，或言『星蝕』、或言『不蝕』，方面所在，皆能記之；沙門瞿曇無如此事。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行遮道法，邪命自活，或言『此國當勝，彼國不如』，或言彼國當勝，此國不如，瞻相吉凶，說其盛衰；沙門瞿曇無如是事。」 [↑](#footnote-ref-24)
25. （1）《雜阿含經》卷9（252經）（大正2，61a20-b28）：

    時，尊者舍利弗供養優波先那尸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優波先那有小惡毒蛇，如治眼籌，墮其身上，其身即壞，如聚糠糟。」佛告舍利弗：「若優波先那誦此偈者，則不中毒，身亦不壞，如聚糠糟。」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誦何等偈？何等辭句？」

    即為舍利弗而說偈言：「常慈念於彼，堅固賴吒羅，慈伊羅槃那，尸婆弗多羅，欽婆羅上馬，亦慈迦拘吒，及彼黑瞿曇，難徒跋難陀。慈悲於無足，及以二足者，四足與多足，亦悉起慈悲，慈悲於諸龍，依於水陸者，慈一切眾生，有量及無量，安樂於一切，亦離煩惱生，欲令一切賢，　　一切莫生惡。常住蛇頭巖，眾惡不來集，凶害惡毒蛇，能害眾生命，如此真諦言，無上大師說，我今誦習此，大師真實語，一切諸惡毒，無能害我身。貪欲瞋恚癡，世間之三毒，如此三毒惡，永除名佛寶，法寶滅眾毒，僧寶亦無餘，破壞凶惡毒，攝受護善人，佛破一切毒，汝蛇毒今破。故說是呪術章句，……舍利弗！優波先那善男子爾時說此偈，說此章句者，蛇毒不能中其身，身亦不壞，如糠糟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優婆先那未曾聞此偈，未曾聞此呪術章句，世尊今日說此，正為當來世耳！」

    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2）《摩訶僧祇律》卷20（大正22，389a10-28）：

    爾時有二比丘阿練若處住。時一比丘塗房，為蛇所螫，語伴言：「長老！我為蛇所螫。」答言：「待我取僧伽梨，當往呼耆域醫師。」取衣中間即便失音，彼取衣已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時比丘不能言，如是至三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猶故不言。彼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聽阿練若處不白比丘非時入聚落，是比丘而不報，我當任其行業，知復如何？」即便命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諸比丘：「彼若慈心稱四大龍王名者，應不至死。何等四？持國龍王、伊羅國龍王、善子龍王、黑白龍王，我有慈。無足眾生我有慈，兩足眾生我有慈，四足眾生我有慈，多足眾生我有慈。無足眾生莫害我，兩足眾生莫害我，四足眾生莫害我，多足眾生莫害我。一切眾生應得無漏一切賢聖，善心相視，莫興惡意。設使比丘稱是四大龍王名者，應不致死。」

    （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6（大正23，657a13-b19）：

    爾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收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蛇墮身，……其身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爾之時誦此伽他及禁呪者，不為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潰裂散若塵砂。」時舍利子請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呪？唯願世尊為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我於持國主……嗢毘盈具麗莎訶。」

    （4）《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三節，第一項〈音聲的神祕力〉（pp.509-511）：

    咒語的引入佛法中，治蛇毒咒該是最早的了。《雜阿含經》說：優波先那（Upasena）為毒蛇所傷而死，臨死而面色如常，沒有什麼變異。因此，佛為比丘們說防治毒蛇的咒語，如卷九（大正2，61a-b）說：

    「即為舍利弗而說偈言：常慈念於彼 堅固賴吒羅 慈伊羅槃那 尸婆弗多羅 欽婆羅上馬 亦慈迦拘吒 及彼黑瞿曇 難陀跋難陀 慈悲於無足 及以二足者 四足與多足 亦悉起慈悲 慈悲於諸龍 依於水陸者 慈一切眾生 有畏及無畏 安樂於一切 亦離煩惱生欲令一切賢 一切莫生惡 常住蛇頭巖 眾惡不來集 凶害惡毒蛇 能害眾生命如此真諦言 無上大師說 我今誦習此 大師真實語 一切諸惡毒 不能害我身」

    「貪欲瞋恚癡 世間之三毒 如此三惡毒 永除名佛寶 法寶滅眾毒 僧寶亦無餘破壞凶惡毒 攝受護善人 佛破一切毒 汝蛇毒今破」

    「故說是咒術章句，所謂：塢‧耽婆隸‧耽婆隸‧耽陸‧波婆耽陸‧㮈渧肅‧㮈渧‧枳跋渧‧文那移‧三摩移‧檀諦尼羅枳施‧婆羅拘閇‧塢隸‧塢娛隸‧悉波訶」。

    《根有律》與《雜阿含經》所說相同。所說的偈頌──伽陀，是諦語、實語。又分為二：初七頌半，是佛的慈心護念八大龍王，及一切眾生的諦語。慈心，是不受毒害的，所以慈心諦語，能使蛇等不能傷害。次二頌半，是佛、法、僧沒有煩惱毒的諦語，與除滅尸利仇多飯食中毒素的諦語相同，所以伽陀是防治蛇傷的諦語。次說「咒術章句」，《根有律》作「禁咒」，原文可能為mantra，這才是咒語。《相應部》與《雜阿含經》相當的部分，但說優波先那受蛇傷而死，沒有伽陀，也沒有咒語。《銅鍱律》中，有比丘為毒蛇所傷，所以佛說「自護咒」（attaparitta）。初說四頌，與《雜阿含經》的前五頌相同，僅四大龍王。次說「佛無量，法無量，僧無量，匍行的蛇蠍等有量」，近於除毒的諦語。自護咒，只是諦語而已。《四分律》說：「自護慈念咒：毘樓勒叉慈……慈念諸龍王，乾闥婆，羅剎娑，今我作慈心，除滅諸毒惡，從是得平復。斷毒，滅毒，除毒，南無婆伽婆」。也是慈心的諦語。從這裡可以看出：優波先那為毒蛇所傷而死，面色如常，編入《相應部》「處相應」（《雜阿含經》同），原是沒有伽陀與咒語的。律師們開始以諦語防治毒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師們，才在防護諦語下，附入世俗治毒蛇的咒語。以後，又附入《雜阿含經》中。 [↑](#footnote-ref-25)
26.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三節，第一項〈音聲的神祕力〉，（pp.513–514）：「咒語，語音自身的神秘作用，或因咒力而得到鬼神的護助，或憑咒力來遣使鬼神；咒的神秘力，與鬼神力是相結合的。在佛法中，起初是諦語──真誠不虛妄的誓言，是佛力、法力、僧力──三寶的威力，修行者的功德力，也能得龍天的護助。諦語與三寶威力相結合，論性質，與咒術是類似的。所以《十誦律》稱說諦語為「咒願」；《四分律》等稱諦語為「護咒」。咒──音聲的神秘力，終於經諦語的聯絡，為部派佛教所容受，甚至成為佛法的一部分。如陳真諦（Paramârtha）傳說：《四分律》所屬的法藏部（Dharmagupta），在三藏以外，別立「咒藏」。雖印度都是信仰咒術的，而有些地區，神咒的信仰特強。在印度北方，是烏仗那（Udyāna），如《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2b）說：「烏仗那國………好學而不功，禁咒為藝業。……戒行清潔，特閑禁咒」。烏仗那是古代的罽賓地區。在家人有以禁咒為職業的；出家也於禁咒有特長。這是法藏部、說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區，也是北方大乘興起的重鎮。」 [↑](#footnote-ref-26)
27. 勃興：蓬勃興起。（《漢語大詞典》（二），p.778） [↑](#footnote-ref-27)
28. 遺聞：過去留下的傳聞；逸聞。（《漢語大詞典》（十），p.1217） [↑](#footnote-ref-28)
29. 日益：1.謂日日有所增益。（《漢語大詞典》（五），p.547） [↑](#footnote-ref-29)
30. 如《雜阿含經》卷5（110經）（大正2，36a9-20）：

    佛告火種居士：「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答言：「如是，瞿曇！」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不令如是耶？」時，薩遮尼犍子默然而住。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如是再三，薩遮尼犍子猶故默然。時，有金剛力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虛空中臨薩遮尼犍子頭上，作是言：「世尊再三問，汝何故不答？我當以金剛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佛神力故，唯令薩遮尼犍子見金剛神，餘眾不見。 [↑](#footnote-ref-30)
31. 語音：1.說話的口音。（《漢語大詞典》（十一），p.223） [↑](#footnote-ref-31)
32. 隱密：2.隱藏。3.秘密，神秘。（《漢語大詞典》（十一），p.1127） [↑](#footnote-ref-32)
33. 雜亂：1.多而亂；無秩序、條理。（《漢語大詞典》（十一），p.887） [↑](#footnote-ref-33)
34. 《大智度論》卷54〈27天主品〉（大正25，448a21-29）：「諸夜叉語雖隱覆不正，而事則鄙近；說深般若波羅蜜，雖用常辭，而幽旨玄遠，事異趣乖，何以相況？答曰：諸天適以人所不解況已未悟，不必事趣皆同以為喻也。有人言：天帝九百九十九門，門皆以十六青衣夜叉守之。此諸夜叉語言浮偽、情趣妖諂，諸天賤之，不以在意，是故不解其言；而其意況，可不須言辯而識，故言尚可了知。」 [↑](#footnote-ref-34)
35. 契合：1.投合，意氣相投。（《漢語大詞典》（二），p.1533） [↑](#footnote-ref-35)
36. 固：形容詞。3.穩固；動詞。安定。（《漢語大詞典》（三），p.625） [↑](#footnote-ref-36)
37. 顯然：1.容易看出或感覺到；非常明顯。（《漢語大詞典》（十二），p.374） [↑](#footnote-ref-37)
38. 千頭萬緒：形容事物複雜紛亂，頭緒繁多。（《漢語大詞典》（一），p.847） [↑](#footnote-ref-38)
39. 合化：交融；融合。（《漢語大詞典》（三），p.145） [↑](#footnote-ref-39)
40. 詳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19廣乘品〉（大正8，256a6-b2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57〈34入法界品〉（大正9，765c2-766a28）。 [↑](#footnote-ref-40)
41.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第二章，第二節，〈部派發展中的大乘傾向〉，（p.367）：

    這是傳說大天（Mahādeva）「五事」中的「道因聲故起」。傳說：大天夜晚一再說「苦哉！苦哉」！弟子問起，大天說：「謂諸聖道，若不至誠稱苦召命，終不現起，故我昨夜數唱苦哉」。內心精誠的口唱「苦哉」，因耳聽「苦哉」的聲音，能夠引起聖道。這是音聲佛事，與口到、耳到、心到的念佛一樣。大天的「道因聲故起」，只是應用這一原則。 [↑](#footnote-ref-41)
42. 聞聲：1.聽到聲音。（《漢語大詞典》（十二），p.107） [↑](#footnote-ref-42)
43. 思義：1.想著道義。（《漢語大詞典》（七），p.444） [↑](#footnote-ref-43)
44. 顯現：顯露；呈現。（《漢語大詞典》（十二），p.374） [↑](#footnote-ref-44)
45.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節〈金剛乘與大行〉（pp.425–426）：

    《般若經》與《華嚴經》〈入法界品〉，都說到四十二字母。四十二字，是南印度古傳的字母，法藏部也曾學習。陀羅尼是「持」，憶持不忘的能力，也就能通達法義。如《大智度論》說：「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菩薩若聞字（音），因字乃至能了其義」。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而第一「阿」（a）字，是一切字根本。「阿」是最初喉音，經頰、舌、齒、唇，而有種種語音，所以阿是最初的、根本的。「阿」──喉音，什麼意義都不是，所以被看作超越的──「不」，「無」。依「阿」而發展出四十二字，一切語文（所表示的），也就一切本質都是超越的，可從一切文字而通達實相。「阿提，秦言初；阿耨波陀，秦言不生」，所以「入阿字門，（能通達）一切法初不生故」。如羅（ra）是塵垢的意義，所以「入羅字門，一切法離塵垢故」。這樣的一一文字，能通達實相，是菩薩修行法門。（唱）誦字母而能通達深義，如《華嚴經》說：「唱如是字母時，……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吳支謙所譯《無量門微密持[陀羅尼]經》，說到四十二字中的八字；其它大乘經，說到的不少（不限於四十二字），也與「密語」有關。部分「後期大乘」與「秘密大乘」教典，改用五十字母，那與一般梵文相同，不過意義還是一樣的。一切不離四十二字，不離阿字本不生，那世間語文，即使是外道咒術，不一樣的可以即事入理（「當相即真」）嗎！這樣的唱念字阿陀羅尼，與一般誦持咒術的，形式上是沒有太多差別的。終於字門陀羅尼，演化為佛菩薩等明咒，「秘密大乘」的教典，也被稱為「陀羅尼藏」了。聲本不生而顯出一切，一切是本來如此，在「秘密大乘」中，不但一切本來如是，也表徵了佛（菩薩、金剛）德的本來如是。印度神教有「聲顯論」，以為聲性常住不變，隨緣顯發為無量音聲，而音聲當體常住。音聲的神秘力，神教的「聲顯論」，與佛教的「字門陀羅尼」，原理是相當接近的！ [↑](#footnote-ref-45)
46. 猶：動詞。2.如同；好比。（《漢語大詞典》（五），p.93） [↑](#footnote-ref-46)
47. 尊：動詞。1.尊貴；高貴。（《漢語大詞典》（二），p.1280） [↑](#footnote-ref-47)
48.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7〈3 **窣堵波品**〉（大正7，873a19-b3）：

    爾時，佛告天帝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般若波羅蜜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不為一切災橫侵惱。若在軍旅交戰陣時，至心念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有情慈悲護念，不為刀仗之所傷殺，所對怨敵皆起慈心，設起惡心，自然退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軍陣刀箭所傷失命喪身，終無是處。何以故？憍尸迦！**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無上呪**，若能於此精勤修學，不為自害、不為他害、不為俱害，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由斯獲得一切智智，觀有情類心行差別，隨宜為轉無上法輪，令如說行，得大饒益。」

    （2）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第三項，〈現存的般若部類〉（pp.614–615）：

    一０、「般若心經」：在《般若經》中，這是民間傳誦最盛的短篇。譯為華文的也最多，現在存有七種。1.《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推定為姚秦鳩摩羅什（西元四０一──）譯。2.《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於貞觀二三年（西元六四四）譯。3.《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開元二六年（西元七三八），法月（Dharmacandra）譯。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貞元六年（西元七九０），般若（Prajñā）等譯。5.《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一三年（西元八五九），智慧輪（Prajñācakra）譯。6.《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年間（西元八四七──八五九）法成譯，這是近代從燉煌石室所發見的。7.《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宋太宗時（西元九八二──）施護譯。此外，也有藏文譯本與梵本；中國並傳有玄奘直譯梵音的《般若心經》。

    華文的不同譯本，主體都是相近的。羅什與玄奘的譯本，沒有序與流通，但西元八世紀以下的譯本，都具備了序、正、流通──三分。般若、智慧輪、法成、施護譯本，序與流通都相同；惟有法月譯本的序分，多了觀自在菩薩請說一節。古人以為這部經「出大品經」。**其實，這部經以「中品般若」的經文為核心，而附合於世俗信仰的。「舍利弗！……無智亦無得」，出於「大品本」的〈習應品〉。**n.38**「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無上明咒，無等等明咒」，出於「大品本」的〈勸持品〉。**n.39以「中品般若」經文為核心，標「觀世音菩薩」，說「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以貫通觀音菩薩救濟苦難的信仰。**「大明咒」等，《般若經》是讚歎般若力用的，現在就「即說咒曰」。這是在「中品般若」成立以後，適應世俗，轉化般若而與世俗神秘仰信合流的經典。**

    [原書註3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23a）。

    [原書註3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286b）。 [↑](#footnote-ref-48)
49. 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開權顯實 開迹顯本的法華〉（pp.1176–1177）：

    現在約重要的來說：

    一、〈提婆達多品〉：羅什譯本是沒有這一品的；竺道生的《法華經疏》，梁法雲的《法華義記》，都是沒有這一品的。……〈見寶塔品〉末，如來要付囑，弘揚護持《法華經》；〈勸持品〉初，藥王菩薩等就起來立願護持，不惜身命：前後一氣貫通。插入了〈提婆達多品〉，前後文義就隔斷了。況且文殊本在法華會上，怎麼忽而又從大海中來？這是《法華經》以外的，與弘傳《法華經》事有關，而被編入《法華經》的。早期傳入龜玆的，沒有這一品，正是《法華經》古本。《大智度論》引用《法華經》說極多，幾乎都說到了，但沒有有關〈提婆達多品〉的內容。〈提婆達多品〉的編入，該是西元三世紀初吧！

    二、〈囑累品〉：《妙法蓮華經》中，〈囑累品〉在〈如來神力品〉以後；〈囑累品〉以下，還有〈藥王菩薩本事品〉等六品。〈囑累品〉在經中間，雖不合一般體裁，但也有《般若經》的前例可尋。〈下品般若〉囑累了，圓滿了，其後發展為〈中品般若〉，一部分續編在後面，〈囑累品〉就在全經中間了。**所以，《妙法蓮華經》的〈囑累品〉在中間，說明了以下的六品，是屬於續編的部分。**

    關於這部經的集出、增編，略說其重要的如上。 [↑](#footnote-ref-49)
50. （1）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第二項，〈現存的般若部類〉（pp.615）：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西元5世紀初，流傳於中國。傳說為羅什所譯，是可疑的。n.40唐永泰元年（西元765），不空（Amoghavajra）譯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文義相近，**只是多了護國消災的陀羅尼咒**。n.41

    [原書註40]隋《眾經目錄》卷2（大正55，126b）。

    [原書註41]《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大正8，843c─844a）。

    （2）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一節，第二項，〈現存的般若部類〉（pp.612–613）：

    「理趣般若」：與「般若理趣」有關的經典，有好幾部，古人或說是同本，或說是別本。n.32其實，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第十般若理趣分〉。

    2.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於長壽二年（西元693）譯，名《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3.唐不空（西元763─771）譯，名《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三卷；《貞元錄》作《般若理趣釋》。n.33

    這三部大同，**惟玄奘譯，末後多神咒三種**；而菩提流志與不空所譯的，在每段都附有「字義」。

    第二類是：4.唐金剛智（Vajrabodhi）譯，名《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

    5.趙宋施護（西元982──）譯，名《遍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這二部，大體與《大般若經》的〈理趣分〉相同，**但後段又多說了「二十五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秘密法門」，也就是二十五種真言。**

    第三類是：6.趙宋法賢（西元──1001）譯《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七卷，二十五分。從初分到十四分初：「圓證此大樂金剛不空三昧根本一切如來般若波羅蜜多法門」止，n.34大體與唐譯〈理趣分』相合，不過在每一分段，加入了「入曼陀羅法儀」。從此以下，都是金剛手宣說的種種修持法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的〈般若理趣分〉，是屬於「秘密大乘」的。如說：「大樂金剛不空神咒」；「謂大貪等最勝成就，令大菩薩大樂最勝成就；大樂最勝成就，令大菩薩一切如來大覺最勝成就。」n.35這不是明顯的，從大貪得大樂，從大樂而成佛嗎？應用《般若經》義，而建立大樂為根本的秘密乘。依此而作實際修持，經第二類，到達第三類的「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法門。

    [原書註32]梶芳光運《原始般若經之研究》（175─179）。

    [原書註33]《貞元新定釋教錄》卷15（大正55，880a）。

    [原書註34]《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王經》卷3（大正8，797c）。

    [原書註3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78（大正7，990b）。 [↑](#footnote-ref-50)
51. 濫：動詞。2.過度；沒有節制。（《漢語大詞典》（六），p.180） [↑](#footnote-ref-51)
52. 關切：1.關係，關連。2.關係密切。（《漢語大詞典》（十二），p.156） [↑](#footnote-ref-52)
53. 明潔：1.清白；高潔。2.明凈，潔凈。（《漢語大詞典》（五），p.617） [↑](#footnote-ref-53)
54. 行止：1.行步止息，猶言動和定。（《漢語大詞典》（三），p.889） [↑](#footnote-ref-54)
55. 無暇：比喻沒有缺點或毛病。（《漢語大詞典》（七），p.141） [↑](#footnote-ref-55)
56. 使：動詞。1.開始；開端。（《漢語大詞典》（一），p.1325） [↑](#footnote-ref-56)
57. 尚：副詞。2.尊崇；重視。（《漢語大詞典》（二），p.1659） [↑](#footnote-ref-57)
58. 攝心：收斂心神。（《漢語大詞典》（六），p.971） [↑](#footnote-ref-58)
59. 明淨：明麗而潔凈。（《漢語大詞典》（五），p.606） [↑](#footnote-ref-59)
60. 未有：1.沒有；不曾有。（《漢語大詞典》（四），p.687） [↑](#footnote-ref-60)
61. 蹊徑：2.門徑；路子。（《漢語大詞典》（十），p.531） [↑](#footnote-ref-61)
62. 資：動詞。5.資助；供給。（《漢語大詞典》（十），p.199） [↑](#footnote-ref-62)
63. 《雜阿含經》卷29（809經）（大正2，207b21- 208a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金剛聚落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讚歎不淨觀言：「諸比丘修不淨觀，多修習者，得大果大福利。」時，諸比丘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繩自絞、投巖自殺，或令餘比丘殺。……時，鹿林梵志子即以利刀殺彼比丘，次第乃至殺六十人。爾時，世尊至十五日說戒時，於眾僧前坐，告尊者阿難：「何因何緣諸比丘轉少、轉 減、轉盡？」阿難白佛言：「世尊為諸比丘說修不淨觀，讚歎不淨觀。諸比丘修不淨觀已，極厭患身……」廣說乃至「殺六十比丘。世尊！以是因緣故，令諸比丘轉少、轉減、轉盡。唯願世尊更說餘法，令諸比丘聞已，勤修智慧，樂受正法，樂住正法。」佛告阿難：「是故，我今次第說，住微細住，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速令休息，如天大雨，起、未起塵能令休息。如是，比丘！修微細住，諸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阿難！何等為微細住多修習，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謂安那般那念住。」阿難白佛：「云何修習安那般那念住，隨順開覺，已起、未起惡不善法能令休息？」佛告阿難：「若比丘依止聚落……」如前廣說，乃至「如滅出息念而學。」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footnote-ref-63)
64. 心切：2.心意真切。（《漢語大詞典》（七），p.371） [↑](#footnote-ref-64)
65. 方士：2.方術之士。古代自稱能訪仙煉丹以求長生不老的人。3.泛指從事醫、卜、星、相類職業的人。（《漢語大詞典》（六），p.1551） [↑](#footnote-ref-65)
66. 合轍：1.車輪與車的軌跡相合。比喻彼此思想言行相一致，合拍。（《漢語大詞典》（三），p.160） [↑](#footnote-ref-66)
67. 靜居：1.安靜地閑居。（《漢語大詞典》（十一），p.570） [↑](#footnote-ref-67)
68. 入禪：猶入定。（《漢語大詞典》（一），p.1069） [↑](#footnote-ref-68)
69. 正本：1.端正其本源、根本。（《漢語大詞典》（五），p.307） [↑](#footnote-ref-69)
70. 清源：1.清理本源。謂從根本上加以整頓。（《漢語大詞典》（五），p.1325） [↑](#footnote-ref-70)
71. 務：動詞。1.從事；致力。（《漢語大詞典》（八），p.586） [↑](#footnote-ref-71)
72. 務本：1.致力於根本。（《漢語大詞典》（八），p.586） [↑](#footnote-ref-72)
73. 懸：動詞。1.吊掛；繫掛。（《漢語大詞典》（七），p.772） [↑](#footnote-ref-73)
74. 吉凶：亦作“吉兇”。1.猶禍福（《漢語大詞典》（三），p.91） [↑](#footnote-ref-74)
75. 時日：1.時辰和日子。（《漢語大詞典》（五），p.693） [↑](#footnote-ref-75)
76. 解免：1.逃脫，避免。（《漢語大詞典》（十），p.1366） [↑](#footnote-ref-76)
77. 禪病：1.佛教語。指妨害禪定修行的一切妄念。3.指禪定修行不當所引起的諸疾病。（《漢語大詞典》（七），p.955） [↑](#footnote-ref-77)
78. 熾：形容詞。2.昌盛；興盛。（《漢語大詞典》（七），p.262） [↑](#footnote-ref-78)
79. 嘗：動詞。3.試探；試驗。（《漢語大詞典》（五），p.814） [↑](#footnote-ref-79)
80. （1）《雜阿含經》卷30（858經）（大正2，218b20-c1）：

    釋氏難提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言：「如來不久作衣竟，著衣持鉢，人間遊行。」聞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體支解，四方易韻，先所受法，今悉迷忘。我聞世尊人間遊行，我何時當復更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佛告釋氏難提：「若見如來、若不見，若見知識比丘、若不見，汝當隨時修於六念。何等為六？當念『如來、法、僧』事、自所持戒、自所行施，及念諸天。」佛說此經已，釋氏難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2）《雜阿含經》卷35（980經）（大正2，254c18-255a2）

    爾時，世尊告諸賈客：「汝等當行於曠野中，有諸恐怖，心驚毛竪，爾時，當念如來事，謂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如是念者，恐怖則除。又，念法事，佛正法、律，現法能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親近，緣自覺知。又，念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乃至世間福田。如是念者，恐怖即除。過去世時，天、阿須輪共鬪。時，天帝釋告諸天眾：『汝等與阿須輪共鬪戰之時，生恐怖者，當念我幢，名摧伏幢。念彼幢時，恐怖得除；若不念我幢者，當念伊舍那天子幢；若不念伊舍那天子幢者，當念婆留那天子幢。念彼幢時，恐怖即除。』如是，諸商人！汝等於曠野中，有恐怖者，當念如來事、法事、僧事。」 [↑](#footnote-ref-80)
81. 諸如《般舟三昧經》卷上〈1問事品〉（大正13，904b3-22）：

    佛言：「今現在佛悉在前立三昧，其有行是三昧，若所問者悉可得。」颰陀和菩薩白佛言：「願佛哀說之。今佛說者，多所過度、多所安隱，願佛為諸菩薩現大明。」佛告颰陀和菩薩：「一法行，常當習持、常當守，不復隨餘法，諸功德中最第一。何等為第一法行？是三昧名現在佛悉在前立三昧。」 [↑](#footnote-ref-81)
82.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二冊），第六章，第三節，〈念佛菩薩的觀法〉（p.290）：

    念佛（菩薩）見佛，稱為念佛三昧。依《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卷中（大正45，134b）說：「見佛三昧有三種：一者，菩薩或得天眼、天耳，或飛到十方佛所，見佛、難問，斷諸疑網。二者，雖無神通，常修念阿彌陀等現在諸佛，心住一處，即得見佛，請問所疑。三者，學習念佛，或以[已]離欲，或未離欲，或見佛像，或見生身，或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是三種定，皆名念佛三昧。 [↑](#footnote-ref-82)
83. 迨〔ㄉㄞˋ〕：動詞。3.等到。（《漢語大詞典》（十），p.768） [↑](#footnote-ref-83)
84. 混融：1.混和融合。（《漢語大詞典》（五），p.1379） [↑](#footnote-ref-84)
85. 勢：名詞。3.形勢，情勢。（《漢語大詞典》（二），p.813） [↑](#footnote-ref-85)
86. 乃：（1）連詞：15.表承接，於是。（2）副詞：10.才。（《漢語大詞典》（一），p.626） [↑](#footnote-ref-86)
87. 伴：名詞。3.陪同；伴隨。（《漢語大詞典》（一），p.1280） [↑](#footnote-ref-87)
88. 合流：3.不同思想、不同流派融合為一體。（《漢語大詞典》（三），p.153） [↑](#footnote-ref-88)
89.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283）：

    西元4世紀後半起，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andhu）的瑜伽派（Yogācāra）與起，不但論義精嚴，門下人才濟濟，出家眾也相當嚴淨。這時期，重在如來（tathāgata）本具的如來藏（tathāgata-garbha）說，在重信仰與修持（念佛）的學流中，流行不衰。如來藏說與瑜伽學，有了相互的影響，開展不同的新猷：理論傾向於真常的唯心（cittamātratā），事行傾向於念佛（buddhânusmṛti）。當然，「初期大乘」經與龍樹（Nāgārjuna）的「一切皆空」說，也在流行；佛護（Buddhapālita）與清辨（Bhāvaviveka, Bhavya）的興起，使後期龍樹學大盛。「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論義的多采多姿，非常興盛，而在適應印度的時代文化下，重信仰重修持的傾向，由真常的如來藏心說，推進佛法到另一階段──「秘密大乘佛法」。

    另見：《華雨集》（第三冊）〈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pp.161－164），《印度佛教思想史》（pp.403－405，433－435）。 [↑](#footnote-ref-89)
90. （1）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319）：「tantra音譯為怛特羅，大部分秘密教典，不稱為經（sūtra）而名為怛特羅，或譯為「續」，怛特羅是印度固有名詞，在佛教中，是秘密教典的專用名詞」

    （2）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386）：「tantra──怛特羅，原義為線、線的延申──續，與經──修多羅（sūtra）的意義相近。怛特羅是印度神教教典的一類，「秘密大乘」也採用了這一名詞，不過譯為華文的，還是譯作「經」或「教」（如「教王」）的。」 [↑](#footnote-ref-90)
91. 紛雜：紛繁雜亂。（《漢語大詞典》（九），p.767） [↑](#footnote-ref-91)
92. 已：副詞。7.太；過分。（《漢語大詞典》（四），p.70） [↑](#footnote-ref-92)
93. 極：動詞：3.引申為達到頂點、最高限度。（《漢語大詞典》（四），p.1134） [↑](#footnote-ref-93)
94. 《佛祖統紀》卷44（大正49，405c26-406a2）：「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謄文，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寖成訛謬，而況葷血之祀，甚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 [↑](#footnote-ref-94)
95.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3〈2入漫荼羅具緣真言品〉（大正39，610a7-b21）：

    今且約胎藏為喻，行者初發一切智心，如父母和合因緣，識種子初託胎中，爾時漸次增長，為行業巧風之所匠成，乃至始誕育時，諸根百體皆悉備足，始於父母種姓中生；猶如依真言門，學大悲萬行，淨心顯現。又此嬰童，漸具人法，習諸伎藝，伎藝已通，施行事業；如於淨心中，發起方便，修治自地，隨緣利物，濟度眾生──故名大悲胎藏生也。復次，初入淨菩提心門，見法明道，如識種子歌羅羅時。前七地以來，為大悲萬行之所含養，如在胎藏；無功用以去，漸學如來方便，如嬰童已生習諸伎藝。至如來一切智地，如伎藝已成，施于從政，故名大悲胎藏生。又是一重祕密漫荼羅也。今以蓮花喻此漫荼羅義：如蓮種在堅㲉之中，枝條花葉之性已宛然具足，猶若世間種子心。從此漸次增長，乃至初生花疱時，蓮臺果實隱於葉藏之內，如出世間心尚在蘊中。又由此葉藏所包，不為風寒眾緣之所傷壞，淨色鬢蘂日夜滋榮，猶如大悲胎藏。既成就已，於日光中顯照開敷，如方便滿足。今此中妙法蓮花漫荼羅義，毘盧遮那本地常心，即是花臺具體；四佛、四菩薩，醍醐果德，如眾實俱成；十世界微塵數金剛密慧差別智印，猶如鬢蘂；十世界微塵數大悲萬行波羅密門，猶如花藏；三乘六道無量應身，猶如根莖條葉發暉相間。以如是眾德輪圓周備故，名漫荼羅也。然以如來加持故，從佛菩提自證之德現八葉中胎藏身，從金剛密印現第一重金剛手等諸內眷屬，從大悲萬行現第二重摩訶薩埵諸大眷屬，從普門方便，現第三重一切眾生喜見隨類之身。……由此言之，則諸眾生類本性信解，雖復無量無邊，而此漫荼羅法門所為義利亦復罄無不盡，故云「為滿足彼諸未來世無量眾生，為救護安樂故」也。 [↑](#footnote-ref-95)
96. 臻（ㄓㄣ）：動詞。1.到；達到。（《漢語大詞典》（五），p.291） [↑](#footnote-ref-96)
97. 圓熟：2.純熟。（《漢語大詞典》（三），p.659） [↑](#footnote-ref-97)
98. 矣：1.語氣助詞。表已然之事，與“了”相當。（《漢語大詞典》（七），p.1524） [↑](#footnote-ref-98)
99. 《出三藏記集》卷13（大正55，99a11-15）：「蜜因傳譯，然而神領意得頓盡言前，莫不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蜜善持呪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呪法，蜜傳出孔雀王諸神呪，又授弟子覓歷，高聲梵唄，傳響于今。」 [↑](#footnote-ref-99)
100. 《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2b13-20）：「烏杖那國，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為藝業；……崇重佛法，敬信大乘。……，昔僧徒一萬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

     ※功＝切【明】 [↑](#footnote-ref-100)
101. 著稱：1.著名，出名。（《漢語大詞典》（九），p.433） [↑](#footnote-ref-101)
102. 《大唐西域記》卷4（大正51，891b21-26）：「秣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達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footnote-ref-102)
103. 《高僧傳》卷9（大正50，383b16-24）：「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劾驗。」 [↑](#footnote-ref-103)
104. 《續高僧傳》卷1（大正50，428c24-28）：「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甲，所翻新文筆受[葶-丁+呆]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 [↑](#footnote-ref-104)
105. 常途：2.常規。（《漢語大詞典》（三），p.740） [↑](#footnote-ref-105)
106. 託：1.寄托；寄寓。（《漢語大詞典》（十一），p.39） [↑](#footnote-ref-106)
107. 請參閱：印順導師著，《印度之佛教》，第十一章，第二節，〈大乘藏結集流部之迷〉，（pp.184–185），及該章節的講義。 [↑](#footnote-ref-107)
108. 師資：3.猶師生；師徒。（《漢語大詞典》（三），p.722） [↑](#footnote-ref-108)
109. 《付法藏因緣傳》卷6（大正50，319c14-320a1）：「迦那提婆未捨身時，告於尊者羅睺羅曰：『佛婆伽婆為度眾生，演暢妙法利益來世，次第委囑乃至於我。我若滅後當付於汝，汝宜護持深經寶藏，令諸眾生普皆蒙益。』羅睺羅言：『善哉！受教。』於後敷演深經妙法，以智慧力摧滅邪道，三聞說法，盡能受持。龍樹、提婆及斯大士，名德竝著，美聲俱聞。當是時也，有婆羅門，聰慧奇悟，善於言論，造鬼名書，甚難解了，章句廣博，十有萬偈，為三大士而讚誦之。龍樹一聞，尋便開悟，善能憶持，如舊誦習；提婆未解，重為宣說，既經再聞，復即明了；提婆菩薩為羅睺羅更廣分別，演其章句，羅睺羅聞，豁然意解。時婆羅門便大驚怪：『此諸沙門，才慧乃爾！讀吾此書，不久通利，善能分別，似若舊習。』即便信伏，改其邪心。彼羅睺羅聰慧如是，有善方便教化眾生，然後以法付囑尊者僧伽難提，令其流布，饒益眾生。」 [↑](#footnote-ref-109)
110. 《中觀論疏》卷3〈1 因緣品〉（大正42，40c16-18）：「羅睺羅法師，是龍樹同時人，釋『八不』，乃作常、樂、我、淨四德明之。」 [↑](#footnote-ref-110)
111. 印順導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第十章，〈三論宗風簡說〉，（p.138）：「嘉祥曾引用真諦所譯的（已佚），羅睺羅的《中論釋》──以常樂我淨釋八不。這樣，龍樹的八不中道，貫通了《涅槃經》（勝鬘經）的大涅槃。真諦所譯的《無上依經》，明如來界（如來藏的別名）；《佛性論》說佛性（還有勒那摩提譯的寶性論），都說到：為四種人──闡提，外道，聲聞，獨覺；除四種障──憎背大乘，我見，畏生死，不樂利他事；修四種因──信樂大乘，無分別智，破虛空三昧，大悲；成四波羅蜜果──常，樂，我，淨。嘉祥引述羅睺羅的八不說，完全相同。這是如來藏法門；傳說為提婆弟子的羅睺羅，果有這樣解說八不的《中論釋》嗎？然而，嘉祥確是引用這樣的真諦譯，而使三論的八不中道，與如來藏說，常樂我淨的大涅槃說相貫通了。」 [↑](#footnote-ref-111)
112. 紊亂：2.雜亂；紛亂。（《漢語大詞典》（九），p.773） [↑](#footnote-ref-112)
113. 訛傳：誤傳。（《漢語大詞典》（十一），p.74） [↑](#footnote-ref-113)
114. 蓋：13.副詞。大概，大概是；恐怕。（《漢語大詞典》（九），p.496） [↑](#footnote-ref-114)
115. 《入楞伽經》卷9〈18 總品〉（大正16，569a22-27）：「如來滅度後，未來當有人；大慧汝諦聽，有人持我法。於南大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為人說我法，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footnote-ref-115)
116. 相雜：相間；交相混雜。（《漢語大詞典》（七），p.1164） [↑](#footnote-ref-116)
117. 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一節，〈龍樹與龍樹論〉（pp.201–202）：「龍樹（Nāgārjuna）菩薩，對空義有獨到的闡揚，為學者所宗仰，成為印度大乘的一大流。在中國，或推尊龍樹為大乘八宗的共祖。印度佛教史上，龍樹可說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但龍樹的傳記，極為混亂，主要是《楞伽經》中，「證得歡喜地，往生極樂國」的那位龍樹，梵語Nāgāhvaya，應譯為龍叫、龍名或龍猛，與（Nāgārjuna）──龍樹，是根本不同的。多氏《印度佛教史》說：南方阿闍黎耶龍叫（Nāgāhvaya），真實的名字是如來賢（Tathāgata-bhadra），闡揚唯識中道，是龍樹的弟子。月稱（Candrakīrti）的《入中論》，引《楞伽經》，又引《大雲經》說：「此離車子，一切有情樂見童子，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轉為苾芻，其名曰龍，廣宏我教法，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這位本名一切有情樂見的，也是「龍名」，月稱誤以為《中論》的作者龍樹了。與，《大雲經》相當的，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的《大方等無想經》說：「一切眾生樂見梨車，後時復名眾生樂見，是大菩薩、大香象王，常為一切恭敬供養、尊重讚嘆」。大香象的象，就是「龍」（或譯「龍象」）。為一切尊重讚歎，也與《楞伽經》的「吉祥大名稱」相當。這位龍叫，弘法於（西元320──）旃陀羅崛多（Candragupta）時代，顯然是遲於龍樹的。傳說為龍樹弟子（？）；那時候，進入後期大乘，如來藏、佛性思想，大大的流傳起來。」 [↑](#footnote-ref-117)
118.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大正50，215c6-10）：「磔迦東境，有大菴羅林，林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觀其面貌，可稱三十許，明中、百論，及吠陀書，云是龍猛弟子，法師就停一月，學經、《百論》。」 [↑](#footnote-ref-118)
119.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一節，〈秘密大乘的時地因緣〉，（p.389）： 唐開元八年（西元720），金剛智到中國來，說到金剛智在南天竺，從龍智學習七年。西藏的傳說，多氏《印度佛教史》一再說到龍智，如（二二章）說：大婆羅門薩羅訶，龍樹師資，成就者舍婆梨（Śavari）間，師資相承，所有的真言與注釋，都交與龍智；在提婆波羅王（西元706──753）時代，流行起來。又（二五章）說：勝天（Jayadeva）是護法（Dharmapâla）以後的那爛陀（Nālandā）寺住持；勝天的弟子毘流波（Virūpa），在南方吉祥山（Śrīparvata），從龍智學降閻摩法。（二九章）提婆波羅王父子時代，羅睺羅（Rāhula）也見到了龍智，「聖系」開始流行。（一七章）龍智是東印度藩伽羅（Baṅgala）人，童年就追隨龍樹；出家後，作龍樹的侍者。龍樹去世後，龍智在吉祥山修行成就，壽命等同日月。在傳說中，說龍智是龍樹的弟子，而龍樹、提婆的秘密教法，也就不斷流傳出來。依傳說而論，龍智是西元7、8世紀的秘密瑜伽行者，一位養生有術的出家者。經毘流波、羅睺羅等傳出的密法，大概多少採用流行南方的（後期）龍樹學，因而傳說為龍樹的傳人。 [↑](#footnote-ref-119)
120. 殆（ㄉㄞˋ）：11.副詞。僅。（《漢語大詞典》（五），p.157） [↑](#footnote-ref-120)
121. 歟（ㄩˊ）：2.語氣詞。1、表示疑問語氣。（《漢語大詞典》（六），p.1474） [↑](#footnote-ref-121)
122. 雛形：2.指事物的初步形式。（《漢語大詞典》（十一），p.867） [↑](#footnote-ref-122)
123. 大本：根本，事物的基礎。（《漢語大詞典》（二），p.1330） [↑](#footnote-ref-123)
124. （1）《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1〈1入真言門住心品〉（大正18，1b29-c9）：佛言：「菩提心為因，悲為根本，方便為究竟。祕密主！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祕密主！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彼法，少分無有可得。何以故？虛空相是菩提，無知解者，亦無開曉。何以故？菩提無相故。祕密主！諸法無相，謂虛空相。」

     爾時，金剛手復白佛言：「世尊！誰尋求一切智？誰為菩提成正覺者？誰發起彼一切智智？」

     佛言：「祕密主！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淨故。」 [↑](#footnote-ref-124)
125. （1）《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1〈1 入真言門住心品〉（大正18，3c10-4a9）：「祕密主！若真言門修菩薩行諸菩薩，深修觀察十緣生句，當於真言行通達作證，云何為十？謂**如幻、陽焰、夢、影、乾闥婆城、響、水月、浮泡、虛空華、旋火輪。**祕密主！彼真言門修菩薩行諸菩薩，當如是觀察。…… 復次，祕密主！譬如火燼，若人執持在手，而以旋轉空中，有輪像生。祕密主！應如是了知大乘句、心句、無等等句、必定句、正等覺句、漸次大乘生句，當得具足法財，出生種種工巧大智，如實遍知一切心想。」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序品〉（大正8，217a13-29）：「復有菩薩摩訶薩皆得陀羅尼及諸三昧行，空、無相、無作，已得等忍，得無閡陀羅尼，……於大眾中而無所畏，無數億劫說法巧出，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得無閡無所畏，悉知眾生心行所趣，以微妙慧面度脫之，意無罣閡，大忍成就，如實巧度，願受無量諸佛國土，念無量國土諸佛三昧常現在前，能請無量諸佛，能斷種種見纏及諸煩惱，遊戲出生百千三昧——諸菩薩如是等種種無量功德成就。」 [↑](#footnote-ref-125)
126. 隨機：依照情勢；順應時機。（《漢語大詞典》（十一），p.1110） [↑](#footnote-ref-126)
127. 適：動詞。7.恰當，得當。（《漢語大詞典》（十），p.1160） [↑](#footnote-ref-127)
128.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6〈18 受方便學處品〉（大正18，39b3-c25）：

     爾時世尊復以大慈悲眼觀諸眾生界，告金剛手菩薩言：「祕密主！彼諸菩薩盡形壽持不奪生命戒，應捨刀杖，離殺害意，護他壽命，猶如己身；**有餘方便，於諸眾生類中，隨其事業，為解脫彼惡業報故，有所施作，非怨害心。**……持不與取戒……；**有餘方便，見諸眾生慳悋積聚不修施福，隨其像類，害彼慳故，離於自他，為彼行施，因讚時施，獲妙色等。**……持不邪婬戒……；**有餘方便，隨所應度，攝護眾生。**……持不妄語戒……應當捨離邪見，行於正見，怖畏他世，無害、無曲、無諂，其心端直，於佛法僧，心得**決定**。是故，祕密主！邪見最為極大過失，能斷菩薩一切善根。是為一切諸不善法之母。是故，祕密主！下至戲笑，亦當不起邪見因緣。」 [↑](#footnote-ref-128)
129. 《佛說佛地經》（大正16，721a1-3）：

     爾時世尊告妙生菩薩：「妙生！當知：有五種法攝大覺地。何等為五？所謂清淨法界、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footnote-ref-129)
130. （1）《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上〈金剛界大曼荼羅廣大儀軌品〉（大正18，208a24-28）：「時，世尊金剛界如來，當彼剎那頃現證等覺，一切如來平等智，入一切如來平等智三昧耶，證一切如來法平等智自性清淨，則成一切如來平等自性光明智藏如來、應供、正遍知。

     ※圓仁《金剛頂大教王經疏》卷2（大正61，36b6-c11）：

     所言「現證等覺」者，「等」謂均等，體性之智均等真如，智如理、理如智，不一不異，故云「均等」。「覺」謂覺者即均等智，是即自受用也。

     「一切如來平等智」者，謂由如來淨阿賴耶，於大圓鏡智相應，證得堅固無漏之三摩地，能淨無始無明地微細煩惱。此智性淨，圓明鑒照，無物不鑒，故云「平等智」。又一切如來皆悉有之，故云「平等」也。「現證」之言，冠於句末也。

     「入一切如來平等智三昧耶」者，准理趣釋，第七無漏末那與第八淨阿賴耶識中無漏種子，能緣、所緣，平等平等，離能取所取，故證得平等性智，流出隨其眾生愛樂身，由眾色摩尼，能做無邊有情義利也。「平等」者，即均平、均等、齊等，謂緣自他一切諸法皆平等故；即真如境名「平等性」，故能緣智亦為平等。「智」者，決斷義，餘亦然也。「三昧也」者，此云「等持」，謂餘一切處，等持自智，即入一切如來智故也。

     「證一切如來法平等智自性清淨」者，謂由如來清淨意識與妙觀察智相應，證得一切法本性清淨，於淨妙佛國土，為諸菩薩，能轉無上法輪。此智於諸法均照性清淨，故云「法平等智」。智性亦清淨，故云「自性清淨」。又復雙舉能所，是故云也。又「法平等」者，此智觀察自他諸法自相共相等，能現無邊作用差別，雨大法雨，令諸有情普皆獲得利益安樂，故為法平等智也。

     「成一切如來平等自性光明智藏如來、應供、正遍知」者，謂由如來無漏五識與成所作智相應，現三業，化於淨妙國土乃※雜染世界，任運無功用，無分別作佛事、有情事，此智不欣厭淨妙乃雜染，普能起作一切事業等，故云「平等」，照雲諸法差別自性，成辨一切利生等事，是故從用名為「自性光明智藏」，攝收諸事智，故云「智藏」也。既證五智者，即眾號具足，故云「如來」等。

     ※編按：《大正藏》原作「」，疑應作「及」。

     （2）《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出生義》（大正18，298a14-24）：「是以由**大圓鏡智**，厥有金剛平等現等覺身，則塔中方東阿閦如來也。由**平等性智**，厥有義平等現等覺身，即塔中方之南寶生如來也。由**妙觀察智**，厥有法平等現等覺身，即塔中方之西阿彌陀如來也。由**成所作智**，厥有業平等現等覺身，即塔中方之北不空成就如來也。由四如來智，出生四波羅蜜菩薩焉。蓋為三際一切諸聖賢生成養育之母，於是印成**法界體性智**自受用身，即塔之正中毘盧舍那如來也。」 [↑](#footnote-ref-130)
131. 蓋：6.遮蓋；覆蓋。（《漢語大詞典》（九），p.496） [↑](#footnote-ref-131)
132. 《大唐西域記》卷10（大正51，930c25-931b3）：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毘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祕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常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眾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眾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眾，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眾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 [↑](#footnote-ref-132)
133. 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第七章，第十項，〈秘密教〉，（pp.258–260）：

     來中國傳譯密典的，陳、隋間開始多起來。如烏萇的那連提耶舍，犍陀羅的闍那崛多。到盛唐，密風越來越盛，對於佛頂尊勝、不空羂索、千臂千眼、如意輪，傳譯的次數特別多。譯師中，南印度的菩提流志（694來）；義淨（695回），傳譯較多。北方的嵐波、迦溼蜜、罽賓（唐代指迦畢試）、睹貨羅及于闐來的，也多少傳譯（當時的北方，佛法已衰落了）。中印度的阿地瞿多（652），在長安建立了陀羅尼普集會壇，譯出《陀羅尼經》，對於密法的組織、傳授，才算有了規模，這是中印度傳來的。西元七一六年，善無畏來傳行部（胎藏界）的《大日經》。他從中印度那爛陀寺的達摩毱多得法。傳說達摩毱多就是玄奘在北印度磔迦國所見的長壽婆羅門，也就是龍智。被稱為中天竺釋種的善無畏，實為曾作北印度烏萇國王的塞迦族。他的「大日經供養次第法」，據弟子不可思議疏說，是在犍陀羅金粟王（迦尼色迦王）所造塔邊，從文殊在空中所現的而傳出來。依此人、法的地點去考察，說大日法門，為曾住北印的龍智所傳出，實無不可。中印度的金剛智（719來），從南天竺的龍智學，傳出《金剛頂經》（金剛界）。金剛智弟子不空，回印度去求法（732年），在師子國，見到普賢阿闍黎（或說名「寶覺阿闍黎」），請開十八會法。而法高等的表奏說：「（不空）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搉十八會法」。那麼普賢就是龍智，曾經南行到錫蘭了。傳入中國的密宗，稱為兩部大法（胎藏與金剛，就是行部與瑜伽部），都與龍智有關。從傳說中，見到密法由北而南的史實。遲一些來華的般若（786來），曾在南天竺，從達摩耶舍受密法。然密部的無上瑜伽，在提婆波羅父子時代，傳說龍智大為弘通。中印度東方的密乘，要到宋初才有所譯出，但沒有弘通。所以，中國及傳入日本的密宗，主要為前三部，而無上瑜伽，只能求之於西藏了。 [↑](#footnote-ref-133)
134. 思潮：1.在一定時期內反映一定數量人的社會政治願望的思想潮流。（《漢語大詞典》（七），p.445） [↑](#footnote-ref-134)
135. 立本：1.確立根基；建立根本。（《漢語大詞典》（八），p.373） [↑](#footnote-ref-135)
136. 力：副詞，7.勤，盡力。（《漢語大詞典》（二），p.761） [↑](#footnote-ref-136)
137. 崇：動詞。4.尊崇，推重。（《漢語大詞典》（三），p.842） [↑](#footnote-ref-137)
138. 有以：1.猶有因。有道理；有規律。（《漢語大詞典》（六），p.1145） [↑](#footnote-ref-138)
139. 以致：表示由於上文所說的情況，引出了下文的結果（多指不好的結果）。（《漢語大詞典》（一），p.1090） [↑](#footnote-ref-139)
140.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一節，〈瑜伽師與中觀論師〉（pp.328–329）：「無著、世親以來，以中印度，主要是以那爛陀為中心的「大乘佛法」，也可說是相當的隆盛。在知名的大德中，依多氏《印度佛教史》所載，有一反常的現象，那就是幾乎沒有摩竭陀人。最多的是南印度人：瑜伽行派中，如安慧，陳那，僧使，德慧，護法，法稱；中觀派中，如佛護，清辨，月稱，觀誓，寂天。如加上龍樹，提婆，龍叫（Nāgāhvaya）或譯龍猛，重要的大乘論師，無著、世親以外，幾乎多數是南印度人了。摩竭陀以東，及東南歐提毘舍（今Orissa，《大唐西域記》屬南印度）的，瑜伽行派有法使，優婆塞月官（Candragomin）與無性（Asvabhāva）；中觀派有室利崛多，智藏，寂護，師子賢等。時代遲一些的，瑜伽、中觀的綜貫者，多在東方，這是後來中觀與「秘密佛法」結合的重要原因。德光是中印度（偏西）的摩偷羅人，在迦溼彌羅弘法，波羅王朝時期，北方的迦溼彌羅與烏仗那（Udyāna），佛法還在流行，但已多數是秘密行者了。」 [↑](#footnote-ref-140)
141. 邊：8.指事物的部分、方面。（《漢語大詞典》（十），p.1284） [↑](#footnote-ref-141)
142. 注目：2.引申為注意，重視。（《漢語大詞典》（五），p.1095） [↑](#footnote-ref-142)
143. 護翼：庇護。（《漢語大詞典》（十一），p.443） [↑](#footnote-ref-143)
144. 望塵莫及：亦作“望塵不及”。亦作“望塵靡及”。謂遠望前面車馬飛揚的塵土而追趕不上。亦比喻遠遠落後。（《漢語大詞典》（六），p.1292） [↑](#footnote-ref-144)
145. 必至：1.指事理的必然歸向。（《漢語大詞典》（七），p.396） [↑](#footnote-ref-145)
146. 勢：名詞。3.形勢，情勢。（《漢語大詞典》（二），p.813） [↑](#footnote-ref-146)
147. 無不：沒有不；全是。（《漢語大詞典》（七），p.100） [↑](#footnote-ref-147)
148. 越：動詞。4.勝過；超過。（《漢語大詞典》（九），p.1109） [↑](#footnote-ref-148)
149. 概：名詞，14.景象；狀況。（《漢語大詞典》（四），p.1196） [↑](#footnote-ref-149)
150. 《文殊支利普超三昧經》卷中〈9 變動品〉（大正15，419c4- 420a9）：

     濡首童真則從坐起，著衣持鉢，而欲發行，謂迦葉曰：「唯，大迦葉！便可在前，吾今尋後。所以者何？尊大迦葉年即耆宿，素修梵行，久為沙門，未見如來而出家學，計於世間所有羅漢皆從仁後有所啟受，以是之故，宜當在前，吾今在後。」迦葉答曰：「計於法律不以年歲而為尊長，法律所載，智慧為尊，神智聖達乃可為尊，博聞才辯乃曰為尊，諸根明徹乃曰為尊──法律所記，以斯為尊。由是計之，濡首童真，智慧巍巍，博聞普達，辯才無礙，曉了一切眾生根本，以是之故，最長弘遠。仁為大尊，宜當在前，余應在後。……假使有說平等正真、聲聞、緣覺，如來為尊，發意菩薩則是為本。斯言至誠，平等無邪。所以者何？由是出生一切諸法而普顯現，以故明知濡首為尊，其年幼少則是聖長，宜當在前，吾當從後。」濡首童真尋在前行，菩薩次之，諸聲聞眾乃繼其蹤。 [↑](#footnote-ref-150)
151. 入世：投身於社會。（《漢語大詞典》（一），p.1059） [↑](#footnote-ref-151)
152. 濟眾：救助眾人。（《漢語大詞典》（六），p.193） [↑](#footnote-ref-152)
153. 輕：動詞。11.輕視；鄙視。（《漢語大詞典》（九），p.1257） [↑](#footnote-ref-153)
154. 尊卑：1.貴賤；位分的高低。（《漢語大詞典》（二），p.1283） [↑](#footnote-ref-154)
155. 倒置：亦作“倒寘”。顛倒過來。指事物所處的狀況與正常的相反，如事物在順序、方位、道理等方面的顛倒。（《漢語大詞典》（一），p.1472） [↑](#footnote-ref-155)
156. 耳：10.語氣詞。表示肯定語氣或語句的停頓與結束。（《漢語大詞典》（八），p.646） [↑](#footnote-ref-156)
157. 先導：1.開道；引路；開道引路者。（《漢語大詞典》（二），p.246） [↑](#footnote-ref-157)
158. 固：17.副詞。的確；確實；當然；誠然。（《漢語大詞典》（三），p.625） [↑](#footnote-ref-158)
159. 契：動詞。13.契機，關鍵。（《漢語大詞典》（二），p.1531） [↑](#footnote-ref-159)
160. 吾人：1.猶此人。4.猶我輩，我們。（《漢語大詞典》（三），p.200） [↑](#footnote-ref-160)
161. 諒解：了解實情後原諒或消除意見。（《漢語大詞典》（十一），p.316） [↑](#footnote-ref-161)
162. 氛圍：周圍的氣氛和情調。（《漢語大詞典》（六），p.1022） [↑](#footnote-ref-162)
163. 衰：動詞。1.衰微，衰亡。（《漢語大詞典》（九），p.28） [↑](#footnote-ref-163)
164. 迨〔ㄉㄞˋ〕：動詞。3.等到。（《漢語大詞典》（十），p.768） [↑](#footnote-ref-164)
165. 予：動詞。1.賜予；給與。（《漢語大詞典》（一），p.768） [↑](#footnote-ref-165)
166. 蓄：動詞。1.積聚；儲藏。（《漢語大詞典》（九），p.517） [↑](#footnote-ref-166)
167. 蔚：形容詞。6.薈萃；聚集。（《漢語大詞典》（九），p.542） [↑](#footnote-ref-167)
168. 切身：2.與己身密切相關。（《漢語大詞典》（二），p.559） [↑](#footnote-ref-168)
169. 應〔ㄧㄥˋ〕：動詞。4.應和。（《漢語大詞典》（七），p.748） [↑](#footnote-ref-169)
170. 群機：猶萬物。（《漢語大詞典》（九），p.189） [↑](#footnote-ref-170)
171. 政教：1.政治與教化。（《漢語大詞典》（五），p.425） [↑](#footnote-ref-171)
172. 形勢：2.局勢；情況。（《漢語大詞典》（三），p.1117） [↑](#footnote-ref-172)
173. 趨：動詞。6.向；趨向。（《漢語大詞典》（九），p.1146） [↑](#footnote-ref-173)
174. 馴致：亦作馴至。逐漸達到；逐漸招致。（《漢語大詞典》（十二），p.799） [↑](#footnote-ref-174)
175. 創始：開創；創建。（《漢語大詞典》（二），p.728） [↑](#footnote-ref-175)
176. （1）《解深密經》卷2〈5 無自性相品〉（大正16，695b11-22）：

     善男子！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由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以**隱密相**說諸法要，謂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於是經中，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如實通達；依此通達，善修習故，速疾能證最極究竟，亦於我所深生淨信，知是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雖無力能思擇廢立，而不安住自見取中，…作如是言：『諸佛菩提為最甚深，諸法法性亦最甚深，……非是我等所能解了，……。』由此因緣，彼諸有情亦能增長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於彼相續未成熟者，亦能成熟。……若諸有情，……**性非質直，非質直類**，……而**復安住自見取中**，……誹撥三相，……退失廣大無量善法。……若諸有情，**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常安住自見取中**……，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亦於此法不生信解，於是法中起非法想，於是義中起非義想……，復為如是業障所障，如是業障，初易施設，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有出期。」

     （2）《解深密經》卷2〈5 無自性相品〉（大正16，697a28-b9）：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為希有，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為希有，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 [↑](#footnote-ref-176)
177. 《大乘入楞伽經》卷2〈2 集一切法品〉（大正16，595a18-21）：「爾時世尊以頌答曰：『若說真實者，彼心無真實。譬如海波浪，鏡中像及夢，俱時而顯現，心境界亦然。」 [↑](#footnote-ref-177)
178. 《大乘入楞伽經》卷2〈2集一切法品〉（大正16，595a3）：「言心起眾相，開悟諸凡夫。」 [↑](#footnote-ref-178)
179.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7〈5真言事業品〉（大正18，54c25-26）：「甚深無相法，劣慧所不堪，為應彼等故，兼存有相說。」 [↑](#footnote-ref-179)
180. 鉅：形容詞。3.大，巨大。（《漢語大詞典》（十一），p.1212） [↑](#footnote-ref-180)
181. 積習：1.長期形成的習慣。（《漢語大詞典》（八），p.139） [↑](#footnote-ref-181)
182. 傾覆：1.顛覆；覆滅。（《漢語大詞典》（一），p.1653） [↑](#footnote-ref-182)
183. 偏安：謂封建王朝不能統治全國而苟安於一方。（《漢語大詞典》（一），p.1564） [↑](#footnote-ref-183)
184. 替：動詞。3.改變。（《漢語大詞典》（五），p.754） [↑](#footnote-ref-184)
185. 竭誠：忠誠；盡心。（《漢語大詞典》（八），p.394） [↑](#footnote-ref-185)
186. 視：動詞。9.比照，比擬。（《漢語大詞典》（十），p.332） [↑](#footnote-ref-186)
187. 從：動詞。1.跟，隨。跟從，跟隨。（《漢語大詞典》（三），p.1001） [↑](#footnote-ref-187)
188. 大體：3.大致，大概。（《漢語大詞典》（二），p.1402） [↑](#footnote-ref-188)
189. 欽崇：崇敬。（《漢語大詞典》（六），p.1455） [↑](#footnote-ref-189)
190. 尤：副詞。5.尤其；格外。（《漢語大詞典》（二），p.1571） [↑](#footnote-ref-190)
191. 工：動詞。2.巧；精。3.擅長；善於。（《漢語大詞典》（二），p.951） [↑](#footnote-ref-191)
192. 統：名詞。2.事物之間一脈相承的連續關係，系統。（《漢語大詞典》（九），p.846） [↑](#footnote-ref-192)
193. 盡：形容詞。完備。（《漢語大詞典》（七），p.1453） [↑](#footnote-ref-193)
194. 矣：助詞。1.語氣助詞。表已然之事，與“了”相當。（《漢語大詞典》（七），p.1524） [↑](#footnote-ref-194)
195. 名德：2.指有名望德行的人。（《漢語大詞典》（三），p.177） [↑](#footnote-ref-195)
196. 濟濟：1.眾多貌。（《漢語大詞典》（六），p.194） [↑](#footnote-ref-196)
197. 博：8.通曉；通達。（《漢語大詞典》（一），p.907） [↑](#footnote-ref-197)
198. 致意：3.關注；集中心思。（《漢語大詞典》（八），p.795） [↑](#footnote-ref-198)
199. 佼佼：1.美好出眾。（《漢語大詞典》（一），p.1348） [↑](#footnote-ref-199)
200. 殿軍：2.指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最後出現的重要人物或著作。（《漢語大詞典》（六），p.1502） [↑](#footnote-ref-200)
201. 餘勢：剩餘，殘餘的情況。（《漢語大詞典》（十二），p.555） [↑](#footnote-ref-201)
202. 奄奄：2.衰弱不振。（《漢語大詞典》（二），p.1530） [↑](#footnote-ref-202)
203. 錯雜：1.交錯混雜。（《漢語大詞典》（十一），p.1316） [↑](#footnote-ref-203)
204. 董理：2.整理。（《漢語大詞典》（九），p.473） [↑](#footnote-ref-204)
205. 崇事：1.尊奉敬事。（《漢語大詞典》（三），p.844） [↑](#footnote-ref-205)
206. 象：動詞。11.摹擬，描摹。（《漢語大詞典》（十），p.14） [↑](#footnote-ref-206)
207.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節，〈金剛乘與天行〉，（p.419）：

     「秘密大乘」的組織，是適應印度神教，取象於夜叉王國而成的。五方五佛，作為十方一切佛的代表。在「大乘佛法」中，「一切佛是一佛」，「是一佛而不礙一切佛」，所以不只代表一切佛，而只要是表徵一佛的佛德（每一佛都可以為主尊而表徵一切）。起初，以毘盧遮那佛為主，四方四佛為伴，就以四德來表徵佛德，如四佛表徵常樂我淨四德，表徵四曼陀羅、四印等法門。在發展中，毘盧遮那佛與四佛平等，那就表徵一佛的五德，如五智等。五佛、五部，所以由持金剛來統攝。「秘密大乘」攝取種種事相而興起，採取表徵主義，成為「秘密大乘佛法」的特色。」 [↑](#footnote-ref-207)
208.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節，〈金剛乘與天行〉，（p.441）：

     「秘密大乘佛法」，是晚期印度佛教的主流（「大乘佛法」附屬而行）。創發，宏傳，盛行於印度東方，達八百年（西元500──1200）。傳說中得大成就的，得大神通的，真不知有多少！但在回軍的摧殘，印度神教的攻訐下，竟於西元12世紀，迅速的衰滅了！ [↑](#footnote-ref-208)
209. 《佛說鴦掘摩經》（大正2，508b17-510b9）。 [↑](#footnote-ref-209)
210. 《雜阿含經》卷49（93經）（大正2，24c23-25a16）：

     然婆羅門當勤供養三火，隨時恭敬，禮拜奉事，施其安樂。何等為三？一者**根本**，二者**居家**，三者**福田**。何者為根本火，隨時恭敬，奉事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方便得財，手足勤苦，如法所得，供養父母，令得安樂，是名根本火。……何等為居家火，善男子隨時育養，施以安樂？謂善男子……供給妻子、宗親、眷屬、僕使、傭客，隨時給與，恭敬施安，是名家火。……何等名田火，善男子隨時恭敬，尊重供養，施其安樂？謂善男子……奉事供養諸沙門、婆羅門，善能調伏貪恚癡者，如是等沙門、婆羅門，建立福田，崇向增進，樂分樂報，未來生天，是名田火。 [↑](#footnote-ref-210)
211. 《德光太子經》（大正3，418a6-14）：「吉義如來般泥曰已後，即為造起赤旃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來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用七寶珍琦之物，以為帳幔覆蓋其上，各以五百七寶蓋供養諸塔，及百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然油其價百千，及散一切香花。」 [↑](#footnote-ref-211)
212. 呵護：2.指(神靈)庇護，保佑。（《漢語大詞典》（三），p.257） [↑](#footnote-ref-212)
213. 可異：令人詫異。（《漢語大詞典》（三），p.36） [↑](#footnote-ref-213)
214.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四冊）第一章，第五節，〈佛教思想的判攝標準〉，（p.28）：

     欲界天神──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融入佛教，不但有五甘露──尿、屎、骨髓、精、血，五肉──狗肉、牛、馬、象、人肉等鬼神供品；而「佛法」所禁止的咒術以外，占卜、問鏡、觀星宿，火祭──護摩，這些印度神教的，都納入「秘密大乘」。念天而演變到以「天（鬼神）教」方式為佛法主流，真是世俗所說的「方便出下流」了！ [↑](#footnote-ref-214)
215. 瑣屑：1.煩瑣，細碎。（《漢語大詞典》（四），p.615） [↑](#footnote-ref-215)
216. 一：27.助詞。表示加強語氣。（《漢語大詞典》（一），p.1） [↑](#footnote-ref-216)
217. 絀〔ㄔㄨˋ〕形容詞。2.短缺；減損。（《漢語大詞典》（七），p.798） [↑](#footnote-ref-217)
218. 遺：形容詞。8.遺留。（《漢語大詞典》（十），p.1186） [↑](#footnote-ref-218)
219. 合化：交融；融合。（《漢語大詞典》（三），p.145） [↑](#footnote-ref-219)
220. 印順導師著，《華雨集》（第四冊），第一章，第四節，〈佛教思想嬗變的歷程〉，（pp.27–28）：在理論上，達到了「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這是與印度教的興盛有關的。到了「秘密大乘佛法」，念天的影響更深。如倣五部夜叉，及帝釋在中間，四大天王四方坐的集會，而有五部如來的集會方式。天菩薩著重忿怒相，欲樂的身相。觀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名為天慢。而忉利天與四大王眾天的男女交合而不出精，也成為實現大樂，即身成佛的修證理想。 [↑](#footnote-ref-220)
221. 相離：1.互相分離。（《漢語大詞典》（七），p.1164） [↑](#footnote-ref-221)
222. 偶：副詞。碰巧；不經常的。（《漢語大詞典》（一），p.1545） [↑](#footnote-ref-222)
223. 未嘗：1.未曾，不曾。（《漢語大詞典》（四），p.691） [↑](#footnote-ref-223)
224. 質言：1.如實而言；直言。（《漢語大詞典》（十），p.268） [↑](#footnote-ref-224)
225. 大行：6.高尚的德行。（《漢語大詞典》（二），p.1337） [↑](#footnote-ref-225)
226. 富有：2.謂擁有大量財產、物資。（《漢語大詞典》（三），p.1565） [↑](#footnote-ref-226)
227. 自居：1.猶自處。（《漢語大詞典》（八），p.1319） [↑](#footnote-ref-227)
228. 不給：1.供給不足；匱乏。（《漢語大詞典》（一），p.456） [↑](#footnote-ref-228)
229. 卑辭：亦作“卑詞”。言辭謙恭。（《漢語大詞典》（一），p.875） [↑](#footnote-ref-229)
230. 厚顏：1.厚臉皮，不知羞恥。（《漢語大詞典》（一），p.926） [↑](#footnote-ref-230)
231. 《中阿含經》卷54〈大品〉（200經）《阿梨吒經》（大正1，763b19-25）：

     問曰：阿梨吒！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耶？』阿梨吒比丘答我等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行欲者無障礙。』世尊！我等訶曰：「阿梨吒！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阿梨吒！欲有障礙，世尊無量方便說欲有障礙。」 [↑](#footnote-ref-231)
232.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8佛道品〉（大正14，550b4-11）：「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或為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祐利眾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提心。」 [↑](#footnote-ref-232)
233. 漫：形容詞。13.放縱；散漫；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六），p.84） [↑](#footnote-ref-233)
234. 謹嚴：1.慎重嚴肅，一絲不苟。（《漢語大詞典》（十一），p.399） [↑](#footnote-ref-234)
235. 樸質：質樸純真，不加文飾。（《漢語大詞典》（四），p.1312） [↑](#footnote-ref-235)
236. 左道：邪門旁道。多指非正統的巫蠱、方術等。（《漢語大詞典》（二），p.964） [↑](#footnote-ref-236)
237. 矜〔ㄐㄧㄣ〕：動詞。1.自誇；自恃。3.驕傲。（《漢語大詞典》（八），p.580） [↑](#footnote-ref-237)
238. 矜矜：3.自得。（《漢語大詞典》（八），p.582） [↑](#footnote-ref-238)
239. 緒：名詞。3.開端；頭緒。（《漢語大詞典》（九），p.876） [↑](#footnote-ref-239)
240. 仿：動詞。1.相似。2.比擬；模仿。（《漢語大詞典》（一），p.1213） [↑](#footnote-ref-240)
241. （1）《維摩詰所說經》卷中〈8佛道品〉（大正14，549c2-7）：「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法喜以為妻，慈悲心為女，善心誠實男，畢竟空寂舍。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道品善知識，由是成正覺。」

     （2）《說無垢稱經》卷4〈8 菩提分品〉（大正14，576a14-15）：「慧度菩薩母、善方便為父，世間真導師，無不由此生。」 [↑](#footnote-ref-241)
242. 別名：1.正名以外的名字；異名。（《漢語大詞典》（二），p.625） [↑](#footnote-ref-242)
243. （1）《長阿含經》卷20《世記經》〈8忉利天品〉（大正1，133c13-19）：「閻浮提人，男女交會，身身相觸以成陰陽。拘耶尼、弗于逮、欝單曰人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龍、金翅鳥亦身身相觸以成陰陽。阿須倫身身相近，以氣成陰陽。四天王、忉利天亦復如是。焰摩天相近以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陽。他化自在天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自上諸天無復婬欲。」

     （2）《瑜伽師地論》卷5（大正30，300a23-b5）：「復次，婬欲受用者，諸那落迦中，所有有情皆無婬事，所以者何？由彼有情長時無間多受種種極猛利苦，由此因緣，彼諸有情，若男於女，不起女欲；若女於男，不起男欲，何況展轉二二交會？若鬼、傍生、人中所有依身，苦樂相雜，故有婬欲，男女展轉二二交會，不淨流出。欲界諸天，雖行婬欲，無此不淨，然於根門有風氣出，煩惱便息。四大王眾天，二二交會，熱惱方息。如四大王眾天，三十三天亦爾。時分天，唯互相抱，熱惱便息。知足天，唯相執手，熱惱便息。樂化天，相顧而笑，熱惱便息。他化自在天，眼相顧視，熱惱便息。」

     （3）《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卷6〈20 云何品〉（大正32，201c1-5）：「剡浮提中，有男、女根以相和合。東弗婆提、西瞿耶尼、北欝單越亦皆如是。四天王天及忉利天，男女和合，亦復如是。夜摩諸天，以相抱為欲。兜率陀天，執手為欲。化樂諸天，共笑為欲。他化自在天，相視為欲。」

     （4）《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1〈3分別世品〉（大正29，60b2-11）：

     頌曰：**六受欲──交、抱、執手、笑、視婬。**

     論曰：唯六欲天受妙欲境。於中，初二依地居天，形交成婬，與人無別，然風氣泄，熱惱便除，非如人間有餘不淨。夜摩天眾，纔抱成婬。覩史多天，但由執手。樂變化天，唯相向笑。他化自在，相視成婬。毘婆沙師作如是釋：六天皆以形交成婬；《世施設》中說相抱等，但為顯彼時量差別，以上諸天欲境轉妙、貪心轉捷，故使之然。 [↑](#footnote-ref-243)
244. 實行：1.實際的行動。（《漢語大詞典》（三），p.1615） [↑](#footnote-ref-244)
245. 衡：動詞。13.衡量；比較。（《漢語大詞典》（三），p.1099） [↑](#footnote-ref-245)
246. 表象：2.標志；象徵。（《漢語大詞典》（一），p.537） [↑](#footnote-ref-246)
247. 尊信：尊重信奉；尊重相信。（《漢語大詞典》（二），p.1283） [↑](#footnote-ref-247)
248. 病入膏肓：謂病情險惡無法醫治。亦以喻事勢嚴重無可挽救。（《漢語大詞典》（八），p.289） [↑](#footnote-ref-248)
249. 女陰：女性生殖器。（《漢語大詞典》（四），p.262） [↑](#footnote-ref-249)
250. 印順導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十章，第三節，〈金剛勝與天行〉，（p.435）：

     婆儗，唐不空譯作婆伽（bhaga），是女根（女人生殖器）的梵語。「遍入婆儗中」，正是男女和合雙修的法門。 [↑](#footnote-ref-250)
251. 眩：動詞。2.迷惑；迷亂。引申為欺騙。（《漢語大詞典》（七），p.1198） [↑](#footnote-ref-251)
252. 偕〔ㄒㄧㄝˊ〕：副詞。1.俱；同。（《漢語大詞典》（一），p.1538） [↑](#footnote-ref-252)
253. 剴：動詞。3.規勸，諷喻。（《漢語大詞典》（二），p.725） [↑](#footnote-ref-253)
254. 剴切：1.懇切規諫。（《漢語大詞典》（二），p.725） [↑](#footnote-ref-254)
255. 誨〔ㄏㄨㄟˋ〕：動詞。1.教導；訓誨。（《漢語大詞典》（十一），p.235） [↑](#footnote-ref-255)
256.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440）：

     西藏所傳，也有說不修實體明印，修「智印」觀想杵蓮和合，達樂空不二），也可以成佛。然 以「貪欲為道」，「以欲離欲」為方便，是一致的定論。 [↑](#footnote-ref-256)
257. 餘風：1.過去傳留下來的風教、風習。（《漢語大詞典》（十二），p.551） [↑](#footnote-ref-257)
258. （1）內荏：內心怯懦。（《漢語大詞典》（一），p.1006）

     （2）荏〔ㄖㄣˇ〕：形容詞。2.柔弱；怯弱。（《漢語大詞典》（九），p.380）

     （3）色厲內荏：外表強硬而內心怯懦。《論語‧陽貨》：「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漢書‧翟方進傳》：「邪諂無常，色厲內荏。」明 王錂《春蕪記‧宴賞》：「附炎趨熱，色厲內荏。」葉聖陶《四三集‧英文教授》：「他跑遍租界的各處，觀察了帝國主義爪牙的色厲內荏的窘態。」（《漢語大字典》（九），p.13） [↑](#footnote-ref-258)
259. 熾然：1.猛烈地燃燒。（《漢語大詞典》（七），p.263） [↑](#footnote-ref-259)
260. 況：動詞，3.比。比擬；比方。（《漢語大詞典》（五），p.1083） [↑](#footnote-ref-260)
261. 《大智度論》卷2〈1 序品〉（大正25，73a14-24） [↑](#footnote-ref-261)
262. 雄威：1.強大的威勢。（《漢語大詞典》（十一），p.811） [↑](#footnote-ref-262)
263. 猙獰：1.凶惡。指性情、行為或狀貌十分可怕。（《漢語大詞典》（五），p.46） [↑](#footnote-ref-263)
264. 已：1.停止。《詩‧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鄭玄 箋：“已，止 也。（《漢語大詞典》（四），p.70） [↑](#footnote-ref-264)
265. 麻醉：2.比喻用某種手段使人精神麻木或認識模糊、意志消沉。（《漢語大詞典》（十二），p.1278） [↑](#footnote-ref-265)
266. 痼〔ㄍㄨˋ〕名詞。1.積久難治的病。（《漢語大詞典》（八），p.331） [↑](#footnote-ref-266)
267. 痼疾：1.積久難治的病。（《漢語大詞典》（八），p.331） [↑](#footnote-ref-267)
268. 愈：動詞，3.指治好病。（《漢語大詞典》（七），p.630） [↑](#footnote-ref-268)
269. 逼迫：1.緊緊地催促；用壓力促使。（《漢語大詞典》（十），p.1024） [↑](#footnote-ref-269)
270. 覆育：庇護；養育。（《漢語大詞典》（八），p.767） [↑](#footnote-ref-270)
271. 偏安：謂封建王朝不能統治全國而苟安於一方。（《漢語大詞典》（一），p.1564） [↑](#footnote-ref-271)
272. 理務：處理政務。（《漢語大詞典》（四），p.572） [↑](#footnote-ref-272)
273. 瑣屑：1.煩瑣，細碎。2.指細小、瑣碎的事情。（《漢語大詞典》（四），p.615） [↑](#footnote-ref-273)
274. 玄談：2.泛指脫離實際的空論。（《漢語大詞典》（二），p.322） [↑](#footnote-ref-274)
275. 玩索：反覆玩味探索。（《漢語大詞典》（四），p.528） [↑](#footnote-ref-275)
276. 淫穢：下流猥褻。（《漢語大詞典》（五），p.1399） [↑](#footnote-ref-276)
277. 律：動詞，7.約束。（《漢語大詞典》（三），p.952） [↑](#footnote-ref-277)
278. 強暴：1.強橫凶暴。（《漢語大詞典》（四），p.146） [↑](#footnote-ref-278)
279. 都：動詞，3.建都。（《漢語大詞典》（十），p.631） [↑](#footnote-ref-279)
280. 舉：動詞，18.攻克；占領。（《漢語大詞典》（八），p.1291） [↑](#footnote-ref-280)
281. 迤：〔一ˇ〕動詞。2.斜行。（《漢語大詞典》（十），p.760） [↑](#footnote-ref-281)
282. 覆亡：2.滅亡。（《漢語大詞典》（八），p.765） [↑](#footnote-ref-282)
283. 星散：分散；四散。（《漢語大詞典》（五），p.677） [↑](#footnote-ref-283)
284. 滅蹟：亦作“滅跡”。1.消滅痕跡或蹤跡。（《漢語大詞典》（六），p.11） [↑](#footnote-ref-284)
285. 惜：動詞，1.哀傷；可惜。（《漢語大詞典》（七），p.590） [↑](#footnote-ref-285)